記清代的暹羅國表文

李　光　濤

當清國繼明之後而入主中國，其對于「四方諸國」之往來，一切多承明之舊規。而暹羅之遣使清國，始於順治九年（西曆一六五二，佛曆二一九五）十二月，自是之後，暹羅卽爲清人的「與國」，兩國之間「禮文往來」凡二百餘年。而且這類往來彼此俱以「信義」爲重，所以才得如此「耐久」共樂太平，不似近世邦交「競尙詐僞」結果才致世界紛紛多事的。至所謂清承明之舊規，其舊規如何，當然也就是不外對待疆外的諸國，第一，不倚中國富强，第二，不貪其疆界，第三，不無故興師以及致傷人命而已。有如乾隆五十三年清國於安南，由于安南自中之亂向清請兵，這一戰役，因爲清人以爲此只是安南本國之事，用兵但求適可而止，故乃「隨宜收局」而安南的疆土終歸於安南，此與明朝宣德年間之區處安南，正可謂先後媲美也是惟以和平爲務的。再如乾隆三十一年關于緬甸之役，清國在緬甸境內前後作戰數年，及至達到勝利之後，清兵便全部撤退，而緬甸的「疆域截然」依舊如故，所謂「尺寸之土，中國無取焉」。還有這一戰役，實始于緬甸之無故興師先向清國尋釁的，於是清國爲自衞計不得不出兵直入緬甸以伐其罪，後來清兵雖曰勝利了，但如勝利的收穫，也只是僅僅贏得邊境從此「息事寧人」保持長期的和平而已。此因乾隆之世中國「地大物博」國家富庶，根本也毋須向「四方諸國」希圖發展或乘勝掠人之國的。不過緬甸之役，由當時的暹羅言之，似乎是又大有意義了，因爲暹羅其初固嘗爲緬甸的暴力所併而失其國，後來緬甸乃又恃强更侵及清國，結果卒因清國「國大人衆」而非暹羅之比，清兵一出，「緬甸調征暹羅軍自救」，於是恃强之緬甸竟困于清國。當此之時，暹羅的華裔鄭昭就把握了這一機會奮而與緬兵戰，「乘其疲敝擊破之」而復其國。鄭昭爲暹羅復國始末，清史稿暹羅傳記之甚詳，特轉錄一段如下，以見華裔於暹羅曾經有過很大的貢獻。

（乾隆）三十一年……頃之，兩廣總督李侍堯奏，暹羅爲花肚番所破……花肚

番，卽緬甸也。當其時，緬甸攻暹羅，進圍其國都阿由提亞（光濤按，阿由提亞爲暹羅舊都，據日人山口武原云：其地距湄南河口北約八十哩，位於湄南平原之中央。或又有云：自現今之盤谷約五十哩河上）三月，陷之，殺其王，暹羅遂亡。緬甸酋懵駁既破暹羅，恃强侵雲南邊，高宗叠遣將軍明瑞大學士傅恒將軍阿桂阿里衮等征之，緬甸調征暹羅軍自救。阿由提亞之陷也，暹羅守長鄭昭方率軍有事柬甫寨，聞都城陷，旋師赴援，叠與緬甸戰，搆兵數年，既以緬甸困于中國，鄭昭乘其疲敝擊破之，國復。昭，中國廣東人也，父賈于暹羅，生昭，長有才略，仕暹羅，既破緬軍，國人推昭爲主，遷都盤谷，鎭撫綏輯，國日殷富。四十六年，鄭昭遣使朗丕彩悉呢霞握撫突等入貢，奏稱：暹羅自遭緬亂，復土報仇，國人以詔裔（光濤按，暹羅的泰人嘗自稱與唐時雲南的南詔爲一事，故有詔裔二字之稱）無人，推昭爲長，遵例貢獻。帝嘉之。宴使臣於山高水長，所貢方物，收象一頭，犀角一石，餘物准在廣東出售，與他貨皆免稅，特賜國長蟒緞珍物如舊制。四十七年，昭卒，子鄭華嗣。

自古復仇雪恥，必賴隣援，暹羅邊境，幸與中國爲隣，因中國有事於緬甸，而暹羅卽賴以乘機興復，「時勢造英雄」，鄭昭之攘臂崛起光復暹羅，原不足異。所可異者，莫如鄭昭以華裔而爲暹羅立此不朽之勳，建國稱王，毋怪乎鄭昭沒世之後迄于今茲，其豐功偉烈猶爲該邦人士所樂道。（編者按鄭華並非鄭昭之子，乃其壻批猜克里，且有篡奪之嫌。鄭昭事蹟參見李光濤：「明清兩代與暹羅」，載四十七年二月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中泰文化論集。）

此下再就內閣大庫殘餘檔內，將所有凡關暹羅的事件尤其是禮文之類，借此作一記錄。檔案本來是殘之又殘爲數無多，可是這類殘餘的文件，原係由八千蔴袋也就是十五萬斤爛字紙中整理出來的，所以眞正說起來，像這些遠年的文件，如暹羅的史料，就是片紙隻字罷，其在今日視之，每一文件的價值都是具有重要性的。然當乾隆以前，卽自康熙三年（順治年不算）至雍正十三年，暹羅於清國，一共只往來九次，中間有逾限十餘年至二十餘年不等，此不過由于暹羅道路險遠，所謂「梯山航海」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凡此九次，本文姑置之，但自乾隆元年起以迄于道光十七年止（咸豐五年十二月有頒詔暹羅記事，從略），所有暹羅使者之往來中國，凡係見於檔案者，挨順年月，錄之如次：

（1） 乾隆元年六月初三日，據禮部題本。

（2） 乾隆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據禮部題本。

（3） 乾隆十八年三月三十日，據禮部題本。

（4） 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據禮部移會。

（5）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據譯出暹羅國王進貢表文。

（6） 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據禮部殘題本。

（7）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據禮部奏本。

（8）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八日，據禮部奏本。

（9）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據上諭。

（10）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八日，據譯出暹羅國表文（表文即國書的意思）。

（11）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據暹羅國自譯黃紙漢字表文。

（12）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據上諭。

（13）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二日，據上諭。

（14） 嘉慶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據禮部題本。

（15） 嘉慶十四年十月十七日，據內閣抄出兩廣總督百齡等奏本。

（16） 嘉慶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據內閣抄出兩廣總督蔣攸銛等奏本。

（17） 嘉慶二十年十月初八日，據禮部奏本。

（18） 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據兼署兩廣總督康紹鏞題本。

（19） 道光二年十月二十日，據兩廣總督阮元題本。

（20） 道光六年五月十四日，據兩廣總督阮元殘題本。

（21） 道光九年正月二十四日，據兩廣總督李鴻賓題本。

（22）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七日，據兩廣總督李鴻賓殘題本。

（23） 道光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據兩廣總督盧坤等奏本。

（24） 道光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據上諭。

以上凡二十四條，這在檔案中僅爲一殘餘的記錄，但由此記錄，可以看出暹羅差出使价的次數。據大清會典，定例，暹羅是三年通使一次的，然會典所載，是不足爲據的。試以右列記錄言之，如乾隆五十一年至乾隆五十五年，共五年，在這五年內，暹

羅遣出的使价凡四次之多，尤其是五十三年以次三年中，都是每年遣使一次的，使者如是之繁，當然都是些隨事遣出之使，易言之，也正是所謂「有事之使」而已。

再，右錄二十四條所記的年月，其年月的用途如下：(一)乾隆五十一年及五十三年關于譯成漢字的兩表文(此只據例而言，尙有多件這裏不必盡舉，且待後文再論)，是爲暹羅使臣自本國出發的日期。(二)凡關兩廣總督的本章，則係報告暹羅使臣由廣東起程赴京的日期。(三)禮部的本章和上諭，有的是說暹羅使臣抵達北京的日期，有的是說使臣出京的日期，有的是爲說明某年某月某日據兩廣總督報告暹羅遣使到廣的日期。諸如此類，不消細說，總之，每一日期，都爲證明暹羅使臣之來有過這麼一次的。大抵言之，凡是研究過去的文件，最當注意的，第一「姓名詳」，第二「記日確」，今本文所錄，取義卽在於此，再說一句罷，也就是爲討論暹羅史事者之一「確證」而已。這些「確證」，特別是乾隆五十一年(西曆一七八六年，佛曆二三二九年)五月初八日及乾隆五十三年(西一七八八年，佛曆二三三一年)，五月初九日譯成漢字的兩文件(此兩文件俱關暹羅鄭王之事)，卽在今日的泰國言之，假使當年他們的檔案都有謄錄可資取考的話，則彼此之間正可兩相互證一下的。現在爲了取考謄錄起見，特再就前面二十四條的記錄，拈出其有關值得加以考證的，卽依記錄編號次序申論如次：

一 參原件，首書：「管理禮部事務，和碩履親王臣允祹等謹題，爲暹羅國具表進貢方物事。禮科抄出暹羅國王參立拍照廣拍□嘮六坤司尤提雅菩埃奏前事，內開」等字樣。此一字樣，是乃出于禮部所說的而並非表內的原文，今參乾隆二十六年五月一表文，當改爲：「暹羅國王臣森密拍照廣勅拍馬嘮陸坤司尤提雅普挨謹奏爲貢獻方物以修臣職事」。如下文所錄，其頭辭卽係依據這一字樣而寫的。又表文原件，因無「現證」可據故其原來的程式究竟如何，現在本文也不便妄加擬定，惟有採取禮部題本內所錄的程式「依樣葫蘆」書出之，至於最後的年月日及「跪進」字樣，則係依照一般表文的程式書寫的(後面表文，只在證明禮部所錄的程式，應加標點及符號一律從略，下同)：

暹羅國王臣森密拍照廣勅拍馬嘮陸坤司尤提雅普挨謹

奏爲

貢獻方物以修臣職事伏以

聖世雍和萬方咸披化日

洪仁普博千秋永戴殊恩

中外雖分

覆載無異臣甫踐藩封輸誠入

貢前蒙

聖慈垂念遠隔重洋賫送不易嗣後東香洋布等免進

共十件

內宮亦如所免

勅命煌煌永著爲例仍又格外加恩

欽賜扁額奇珍駝馬騾驢且准使等觀光

上國

恩賞國帑千金舉國頌

聖德於無疆鄰封聞

特眷之大典涓涘莫報刻骨難酬臣遠處遐方不能躬

親叩

闕特遣朗三立哇提爲正貢使朗曝理哇振爲副使

坤史璘吥者哪爲三貢使坤新黎嘮呂七通事

柯漢文備疋邁底辦事賫金葉表文代伸拜舞

恭祝

皇圖永固

聖壽無疆外有衷曲未敢擅陳令昭丕雅大庫呈明

大部懇爲轉奏萬有意外之事亦令使臣呈明

併面聖時奏達

宸聰付猥庸屬國得以芃全皆籍

皇仁高厚萬里拜瞻伏望

睿鑒臣臨表不勝誠惶誠恐之至(圖版壹)

雍正拾叁年閏四月日表跪進

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旨

覽王奏遣使航海遠來進貢方物具見悃誠知道了該部知道餘著議奏原表併發右錄表文，再另參圖版壹，其中有些抬頭的字樣，如：「聖世」、「聖慈」、「聖德」、「聖壽」等等名辭，都是關于稱「聖」的一類，但是，有抬三格的，有抬二格的，款式似欠一致。這一情形，其表箋原件是否卽如此寫法，抑或由于禮部題本轉錄之誤？現在也不必爲之辨別。不過現在我們有一個看法，就是看過了這一表文的程式，關于有清一代所謂公文的體例尤其是像外國表文之一類，多少總可由此看出一個大槪的。

又，隨表恭進方物，亦據禮部題本附錄於後：

（一）御前方物：馴象一隻，龍涎香一斤，上沉香二斤，幼鐵石一斤，犀角三對，象牙三百斤，荳蔻三百斤，縢黃三百斤，降香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千斤，蓽撥一百斤，土桂皮一百斤，樹膠香一百斤，兒茶皮一百斤，樟腦一百斤，上檀香一百斤，硫磺一百斤，翠鳥皮六百張，孔雀尾十屏，潤紅布十疋，大和蘭氈二領，上冰片一斤，中冰片二斤，冰片油二十瓢，薔薇露六十罐，共二十七件。又於定例之外，加進金緞二疋，花幔一條。

（二）內宮前方物：龍涎香八兩，沉香一斤，幼鐵石八兩，犀角三個，象牙一百五十斤，荳蔻一百五十斤，縢黃一百五十斤，降香一百五十斤，大楓子一百五十斤，烏木一百五十斤，蘇木一千五百斤，蓽撥五十斤，土桂皮五十斤，樹膠香五十斤，兒茶皮五十斤，樟腦五十斤，上檀香五十斤，硫磺五十斤，翠鳥皮三百張，孔雀尾五屏，潤紅布五疋，上冰片八兩，中冰片一斤，冰片油十瓢，薔薇露三十罐，共二十五件。又定例之外，加進大和蘭氈一領。

又，禮部題本內，更有該部看議一段，因與前者爲一事，亦當一併錄之如次：

該臣等議得暹羅國王參立拍照廣拍馬嘮六坤司尤提雅菩挨差陪臣朗三立哇提等奉表進貢前來，與例相符，除馴象一隻，先經臣部奏明交送鑾儀衞收養外，所有貢物共五十一件，並例外方物三件，相應交送總管內務府照數查收。其金葉表文一頁，表筒一個，黃絹褥一個，錦緞袋一個，繩上拴金鈕三個，金圈七個，螺鈿盒一個，紫花緞套一個，上錠金圈八個，黃花緞套一個，上錠金圈八

個，貼金盒子一個，黃花緞套一個，俱交總管內務府查收。該國王奏稱，外有衷曲，未敢擅陳，令昭丕雅大庫呈明禮部，懇爲婉奏之處，臣部另行繕摺具奏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乾隆元年陸月拾叁日。

現在再就國王所進表文內（包括禮部看議），檢查其情節，凡應說明者今爲說明如下：(一)由雍正十三年閏四月跪進（表文發出日期）至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奉旨（表文到京後由禮部錄呈御前之第二日），所有經過的時期，凡共一年零一個月。(二)免進貢物：檢檔案內有「暹羅國貢物擬免十件」一紙，其名目計載：「束香三百觔，安息香三百觔，胡椒三百觔，紫梗一百觔，織金頭白袈裟六疋，織金頭桃紅袈裟六疋，織金頭白幼布十疋，幼花布六疋，花幼幔天十條，潤幼花布六疋」。又載：「其進上中宮方物亦照此減免」。此減免一事，參清史稿暹羅傳（簡稱本傳）雍正七年條：「常貢內有速香、安息香、袈裟、布疋等，帝以無必須之物，免其入貢，著爲例」。(三)欽賜扁額以及恩賞千金等情，參本傳亦指雍正七年事而言，如載云：「時貢使呈稱：京師爲萬國景仰，國王欲令觀光上國，徧覽名勝，歸國陳述，以廣見聞。帝命賢能司官帶領遊覽，並賞銀一千兩，遇所喜物購買」。又載：「使臣復稱：本國產馬甚小，國王命購數匹帶歸。允之，命馬價向內庫支給。復賜國王御書『天南樂國』扁額，緞二十五，玉器八，琺瑯器一，松花石硯二，玻璃器二，瓷器十四。貢使赴廣採買京弓銅線等物，復詔賞給」。(四)關于「外有衷曲未敢擅陳」之處，參本傳乾隆元年六月載使臣言：「昔賜蟒龍袍藏承恩寺上，歷世久遠，難保無虞，懇再賜一二襲。帝特賞蟒緞四疋」。又載：「禮部奏暹羅照丕雅大庫呈稱：伊國造送寺需銅，懇弛禁。議弗許，帝特賞八百斤」。

另外，檔案內又查出乾隆元年七月初五日禮部一奏本，其封面有粘簽一紙，書：「召見暹羅貢使事例」等字樣，這一事例，爲清史稿暹羅傳所不載，自當借此傳布於世，俾資研究暹羅史事者便於檢查之用：

管理禮部事務，和碩履親王臣允祹等謹奏，爲請旨事：暹羅國王參立拍照廣拍馬哮六坤司尤提雅菩挨差貢使朗三立哇提等四員，奉表進貢來京。臣部以該貢使等應否召見之處具奏，奉旨：俱着進見。欽此。查雍正元年朝鮮國差密昌君李樰進表慶賀來京時，當經總理事務王大臣等議奏內稱：太宗皇帝平定朝鮮，自該國王李倧投順之後，年年恪恭朝賀，已經百年，凡差來朝鮮國王之族人職

衙稱君者，遇皇上陞殿，在右翼輔國公之下賜坐賜茶在案。今朝鮮國王差伊叔祖密昌君李樴，理宜令其瞻仰聖顏，皇上陞乾清宮寶座，將朝鮮國密昌君李樴，禮部引進丹墀上行禮，禮畢，進乾清宮內，在右翼輔國公之下賜坐賜茶，議政大臣入內大臣班內坐，免吃茶。等因具奏。奉旨：依議。欽此。嗣後琉球安南暹羅等國來使召見，遂俱照朝鮮國來使召見之例，相沿在案。但臣等伏思朝鮮國來使召見，賜坐賜茶，原因其係該國王族稱君者，與我朝內大臣等位次尙不甚相懸，故相待如此之優。至琉球安南暹羅等國差來，若係該國王兄弟世子來朝者，自應如朝鮮之例，若尋常貢使，乃伊國陪臣，與我朝內大臣等位次相去懸遠，則召見儀注，似不宜照朝鮮國稱君者來使召見之例。復查聖祖仁皇帝時亦有召見各國使臣者，不過於便殿召見，如引見官員之例，只侍衞等侍立，令其跪聆慰問畢，卽引出，賞賜茶飯，並無御前賜坐賜茶。今臣等酌議得暹羅國貢使朗三立哇提等召見之日，皇上御乾清宮寶座，應入班之內大臣侍衞等照例排班侍立，臣部堂官二員引該國來使等穿伊國公服，隨帶通使一員，由乾清門西門入，至丹墀下西邊，行三跪九叩頭禮。禮畢，臣部堂官由西堦引至乾清宮中門外跪，通使在來使西邊稍後跪，臣部堂官二員兩旁侍立，皇上慰問畢，臣部堂官引出，候旨賜茶或賜飯畢，引至午門外謝恩。其議政大臣等齊集坐班賜坐賜茶之處，似應停止。嗣後琉球安南等國來使，如蒙召見，俱照此例遵行。臣等愚昧之見，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訓示，爲此謹奏請旨。等因，乾隆元年七月初五日奏，本日奉旨：此奏雖是，此次仍照世宗憲皇帝召見例召見。欽此。

二 乾隆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禮部題本原件，於抗戰期內，連同其他重要檔案兩大箱，原存於北平北海公園內之鱉壇，中間曾經一再遷徙。及抗戰勝利史語所復員還都後，前項檔案於三十六年由平運回南京時，所有兩大箱已經改裝數小箱，點查原件頗多散失，如乾隆五十六年七月十六日「譯出緬甸國謝恩表文」，如乾隆二十六年五月「譯出暹羅國進貢表文」，還有現在這裏所說的禮部題本，說起來都是些重要而又好看的文件，不意於十五萬斤爛字紙中整理出來之後，竟又復重遭遺失，這眞是一件極爲痛心之事。所幸譯出的暹羅國表文及乾隆十四年七月禮部一題本，當初均錄有副

本，故原件雖曰不能再見，但如副本所錄的史料，現今本文尙可充分加以利用，也總算是一點小小的安慰。茲特據抄件，卽乾隆十四年七月二十一日禮部一題本，將其全文悉轉錄於後，這一史料，讀者幸千萬珍重視之。

禮部尙書臣王安國等謹題，爲暹羅國具表進貢方物事：乾隆十四年七月十六日禮科抄出暹羅國王森密拍照廣勅馬嘮陸坤司尤提雅普挨奏前事，內開：

竊謂循禮報忠，朝廷之鉅典，獻琛修職，臣子之微忱。恭惟皇帝陛下英明神聖，文武睿聰，帝德高深，鴻功彌於宇宙，皇仁溥博，恩澤遍及滄溟。是數百代太平天子，千萬載挺出神靈，八荒賓服，四海來王。緣以暹區荒陬僻壤，篤處西陲，久荷帡幪，恩深覆載。恭遵聖祖仁皇帝承天御極以來，百有餘載，歷奉世宗憲皇帝天朝正朔久矣，恭順向化。欽遵復思天恩浩蕩，聖德昭明，每懷啣結之忱，時切涓埃之報，緣以梯山航海，阻隔重險波濤。原於乙卯歲，臣等已經遣貢使人員虔修貢儀勘合，深入重洋，上貢龍天鳳闕，深蒙皇恩寵賚，藩錫下頒。臣等遠處天南，遙瞻北闕，叩謝天恩，俾彈丸蕞爾微邦，咸沾聖朝雨露，汗顏感激無地。遙想歷代相沿，例應朝貢，躬修厥職，少展葵忱。茲此戊辰歲，臣敬合造正副貢船二艘，遣朗呵派呱提爲正貢使，朗扒里千叨耶爲副貢使，坤申尼嘮備郎爲三貢使，坤樂七呱喳邁墀呱增爲通事，文勃集納備問辦事，大小貢使人員，虔賫方物勘合到粵，奉貢皇朝，凜遵國典，物愧不豐，聊由芹獻。俯叩宸聰睿鑒優加撫恤，格外垂仁，憐其荒陬頑蠢，未諳上國規儀。仰冀聖明日月乾坤，帝德淵涵，俾貢使人員得趁早潮順帆回國，其高厚恩澤，下逮邊疆之功，永垂奕禩矣。臣雖處天南，只有瞻天仰聖祝我淸之皇圖鞏固，帝道遐昌，金甌永奠，玉燭常調。臣等下情不勝悚慄，無任瞻依之至。

恭進御前方物：剔象二隻，龍涎香一斤，犀角六顆，沉香二斤，象牙三百斤，降眞香三百斤，土璇石十一兩二錢，大楓子三百斤，荳蔻三百斤，蘇木三千斤，澄黃三百斤，椒花一百斤，桂皮三百斤，烏木三百斤，檳僕一百斤，齒舌皮一百斤，樟腦一百斤，檀香一百斤，硫黃一百斤，翠毛六百張，孔雀尾十屛，上冰片一斤，冰片二斤，冰片油二十瓢，紅布襆十疋，賀南氊二領，共二十六件。

恭進內宮前方物：龍涎香半斤，沉香一斤，土硇石四兩八錢，犀角三顆，象牙一百五十斤，大楓子一百五十斤，澄黃一百五十斤，降眞香一百五十斤，蘇木一千五百斤，烏木一百五十斤，桂皮一百五十斤，荳蔻一百五十斤，齒舌皮五十斤，樟腦五十斤，硫黃五十斤，欖僕五十斤，孔雀尾五屏，檀香五十斤，上冰片半斤，翠毛三百張，椒花五十斤，冰片一斤，冰片油十瓢，紅布幔五疋，賀南氈一領，共二十五件。乾隆十三年四月奏。

十四年七月十六日奉旨：覽王奏，遣使航海遠來進貢方物，具見悃誠，知道了。該部知道。原表併發。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該臣等議得暹羅國王森密拍照廣勅馬噠陸坤司尤提雅普埃差陪臣朗呵派呱提等奉表進貢來京，所有馴象二隻，先經臣部奏明交送鑾儀衞收養外，其餘貢物，御前二十五件，皇宮前二十五件，相應交送總管內務府照數查收。其金葉表文一頁，表筒一個，黃絹褥一個，錦緞袋一個，上拴金鈕三個，金圈七個，螺鈿盒一個，紫花緞套一個，上拴金鈕三個，金圈八個，紫花緞套一個，上錠金圈八個，貼金盒子一個，錦緞套一個，俱交送總內管務府查收。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乾隆拾肆年柒月貳拾壹日。(衙名從略)

此次暹羅遣使進貢，由表文所記的乾隆十三年四月，再參乾隆十四年七月初一日禮部移會內閣典籍廳一文件，記暹羅表文及方物「於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賫送到部」，兩者日期，其間相距凡歷一年兩月有餘，比之乾隆元年使臣之行（見前），時期更多躭擱。以此爲例，可見暹羅每次使行，僅就一個單程言之，也須年餘之久了。其實有時尙不止此，卽如右錄一表文，表文發出的日期，依據表文末端所書年月，雖爲乾隆十三年四月之事，然查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禮部另一題本（原本失，今只存抄件），則暹羅此次進貢，貢船凡正副二隻，其副貢船一隻遠在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便已入口了。本內更引廣東巡撫具報正貢船未能同時入口原因有云：「副貢船止載馴象二隻，其表文方物在正貢船上，茲正貢船被風收入安南修整，俟明年四月間始得開行來廣」。由此原因，又可看出這次暹羅具表入貢，本擬於乾隆十二年由廣賫送到京的，只因正貢船在洋遭風受損，勢須加以修整，於是乎才又延至十三年四月，而表文上的日期也許就是照着這樣改寫的。凡此之類，日期雖有先後，但如究竟言之，似乎無關大體，

反正「貢期三年一次」，在其時已然是一定之規，即縱有逾期，也是「不加詰責」的，這在題本內，也有明白的記述。同時本內記事，更又兼及其他情節甚多，凡一千八百多字，在現在看起來都是些新鮮的史料，而且像這類文件爲數無多，與其長此沒沒使之無聞，不如藉此篇幅公布於當代中泰兩國人士之前，以資取材之用。

太子少保、內大臣、禮部尙書、暫行署理戶部尙書、兼管三庫事務、內務府總管、兼管樂部、太常寺、鴻臚寺事務、降二級留任臣海望等謹題，爲恭報暹羅進貢，仰祈睿鑒事：禮科抄出廣東巡撫岳濬題前事，內開：該臣看得暹羅國王向化輸誠，遣使押駕正副貢船及護貢船隻，賫捧表文方物馴象龍涎香等項前來入貢。先據虎門副將楊啓忠稟報，副貢船於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入口。等情。經前署撫臣策楞檄行布政司移行文武各官加謹防護進省，仍飭令廣州府親詣該船查驗去後。嗣據前署布政司納敏詳報，副貢船止載馴象二隻，其表文方物在正貢船上，茲正貢船被風，收入安南修整，俟明年四月間始得開行來廣。等情，轉請咨部。准部覆，馴象二隻留粵喂養，俟正貢船到廣，驗明表文方物，列冊請題。續據虎門副將楊啓忠稟報，正貢船於乾隆十三年閏七月初三日入口，據正貢船商馬國寶報稱，本船於去年因貢來廣被風，收入安南，今春駛回暹羅，復奉國王重造新船，遣使賫捧表文並進龍涎香等物進獻。等語。又據報，護貢船商坤雙末里方永利等於七月三十日入口。等由。經臣先後檄行布政司移行文武加謹防護，並委員點驗，列冊通詳。隨據正貢船護貢船先後入抵省河，表文方物，照例行令廣州府兼同南番二縣驗明，起送驛館供奉。復經該司道親驗相符，其壓倉貨物，委員起清分貯行內，封固在案。茲據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赫慶查明，造冊詳請先行具題前來。查暹羅國進貢，船不過三，人不過百，今正護二船人數內，除貢使跟役人等四十八員名，實商梢一百八十六名，均與每船人不過百之例相符。又唐梢未據携眷回籍之處，據稱在暹居住年久，各有親屬家室在暹，未有携眷回籍，情願回暹。等語，應照例聽從其便。其進京員役，向係二十六員名，已據造冊呈送，餘留在粵看守貢船，至護貢方永利船隻，應於奉旨准貢員役進京之日，飭令先行回國。馴象二隻，向例一隻，今多進一隻，應准其一齊進京。至所帶紅銅製造器皿，俱係盤碗等項，並無違

禁物件，似應准其製造帶回，嗣後不得援以爲例。其正副二船，及上年副貢船隻所帶壓倉貨物，應否免稅，相應照例一並題報，統聽部議。所有賫捧表文方物貢使通事等各員役，需用夫馬船隻廩糧，並壓倉貨物，梢目姓名，俱列明冊內送部查核外，謹題請旨。等因。於乾隆十三年十月十六日題，十一月二十六日奉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該臣等議得廣東巡撫岳濬疏稱：暹羅國王輸誠向化，遣使賫捧表文方物馴象入貢，先於乾隆十二年經前署撫臣策楞咨准部覆，暹羅正貢船因風收入安南修整，其先到副貢船裝載馴象二隻，應暫留粵喂養，壓倉貨物滲漏潮濕，難以久貯，亦令先行發賣，其稅餉應否徵免，俟正貢船到廣，驗明表文方物，於題報疏內聲明。等因。隨將副船人役分別遣發回國去後，茲又據報，副船護送正貢船隻先後入省，驗明表文方物，起送驛館，壓倉貨物，起貯行內封固，幷上年副貢一船順載貨物，應否免稅，統聽部議。其進貢員役，向係二十六員名赴京，照例造冊呈送，餘留在粵看守貢船。至護貢船梢，俟准貢員役進京之日，飭令先行回國，所有唐梢人等，向在暹居住年久，各有親屬家室，應照例聽其回暹居住。再該國貢使，自帶紅銅五百斤來粵，製造器皿，雖係奉禁，與內地貨物者有間，且查所造係銅盤銅碗蠟臺等項，並非違禁物件，似應准其製造帶回，幷申明該通事人等，嗣後不得援以爲例。等因，具題前來。查會典內開，暹羅國貢期三年一次，又康熙二十二年題准，暹羅進貢員役，准其二十六員名赴京。等語。案查該國自康熙三年至雍正十三年，計入貢九次，有逾限十餘年至二十餘年不等，皆蒙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念其貢道險遠，不加詰責，以示柔恤之意。今該撫疏稱，暹羅國王輸誠向化，遣使入貢，應准其所請，令該國使臣賫捧表文方物，照依冊開二十六員名，委員伴送赴京進貢，並將馴象二隻解送來京，護貢船梢，應令先行回國。其船梢人等，先於雍正二年奉旨：暹羅來船梢目，住居該國歷經數代，各有親屬妻子，實難勒令遷歸，著仍回該國居住。欽此。該撫既經欽照遵行，毋庸另議。又該撫疏稱，今歲所到正護二船，及上年副貢一船順帶壓倉貨物，應否徵稅，統聽部議。等語。查會典內開：暹羅貢船不許過三隻，每船不許過百人，壓倉貨物，貢使願自出夫力帶來

京城貿易者聽，如欲在廣東地方貿易，著該督撫委賢能官員監看，其交易貨物數目及監看官員職名，另冊報部，壓倉貨物，停其徵稅。今該撫所報暹羅貢船及船梢人數，均與船不過三人不過百之例相符，其壓倉貨物，應照例聽便貿易，停其徵稅，仍令該撫查明交易貨物數目，另造清冊報明戶部查核。至所稱該國貢使自帶紅銅來粵，製造器皿，與內地貨買者有間，且查所造係盤碗等項，並非違禁物件，似應准其製造帶回。等語。應如該撫所請，准其在粵製造帶回，嗣後不得援以爲例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乾隆拾叁年拾貳月拾陸日。(銜名從略)

按乾隆朝，關于暹羅之遣使入貢，以次數的先後言之，當以乾隆十三年才算第一次，其前面所記的乾隆元年，應該列入雍正朝，也就是雍正十三年(見前引表文日期)。這一分別，檢右錄題本，也曾提出有所說明的，如其辭始則曰「案查該國自康熙三年至雍正十三年計入貢九次」，繼之又有曰「今歲所到正護二船」，而這後者所說的「今歲」，卽乾隆十三年，當然也正是證明暹羅於乾隆卽位後之初次來朝。再查清史稿暹羅傳所載的「乾隆元年六月國王遣陪臣朗三立哇提等齎表文及方物來貢」，這一乾隆元年，並非眞正的「貢期」，而只是記注進貢使臣到達北京的時期，至於其眞正的「貢期」，觀禮部題本內所記的「計入貢九次」，當爲這「九次」中最後之一次，也就是雍正十三年「例貢」之一次。這一細節，說來也很話長，總因清史稿暹羅傳於此並未交代清楚，所以現在這裏實有說明之必要，俾得藉此不難了解暹羅在清國所有來貢的次數無論前朝後代說起來總有個區別而已。又清史稿暹羅傳記乾隆朝該國來貢之年更有一誤，亦當乘便加以改正，如記云「十三年入貢方物」，又記云「十四年國王遣陪臣朗呵派提等入貢」。今參右錄禮部兩題本，則可見清史稿所說的十三年和十四年實際都是一回事並非是兩次，這一改正，今幸有禮部題本爲證，否則這一錯誤自然也就永遠地無從校正的了。

此外禮部於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又另有奏本一件(封面粘簽書：爲暹羅國文書土儀仍交貢使帶回由)，與申明「體制」有關，合之前者兩題本，都正是同一使臣之事，而且也是清史稿所不載的，今應備載於後，以補清史之闕。

太子太保、內大臣、禮部尚書臣海望等謹奏，爲奏明事：本年六月二十七日據

暹羅國貢使朗呵派呱提等賫捧表文到部。另呈臣部文書一角，內開：暹羅國昭丕雅拍垃區沙爲籲叩鴻慈等事。備陳聖恩浩蕩，向化輸誠，懇乞指示威儀，叩覲天顏，外具不腆土儀，少伸蟻悃。等語。臣等查閱文內姓名，與國王不同，隨詢問通事王國楨，據稱：昭丕雅拍垃區沙係該國陪臣職銜，附致土儀，申達大部。等情。臣等伏查向來朝鮮琉球等國進貢，隨表具咨臣部，俱該國王鈐用頒發印信，備給來使賫達。咨內所稱，皆述表內詞語，與各省督撫題本隨具揭帖達部無異，臣部照例收存，俟奉諭旨咨覆，從無外國陪臣具文臣部，更致土儀之理。今暹羅國來文，係伊陪臣職銜，又用照會字樣，既於體例未合，且附致土儀，有違禁令。臣等伏思該國遠隔重洋，未諳中華文移體式，又不知屬在陪臣，無上交天朝大臣之禮，是以冒昧陳獻。若請旨詰責，則事屬細微，該國王未有文書到部，亦不便由臣部行文申飭。查該國進貢，由廣東督撫具題，臣等擬將所備土物，仍交貢使帶回。其該國陪臣來文，由臣部移交該督撫發回該國王，並諭令嗣後恪遵入貢常典，毋任該國陪臣擅越，具文陳獻，致違體制。所有來文及土物單，一併抄錄，恭呈御覽，伏候聖諭。爲此謹奏。乾隆十四年六月二十九日奏，本日奉旨：知道了。欽此。

三 參題本原件，是爲暹羅例貢一事，其例進方物，與前者（乾隆十三年）所送禮物大致相同，即送與皇帝的計馴象等項，共二十七件，比前者多一件，送與皇后的計龍涎香等項，共二十五件。再檢題本封面粘簽所書「暹羅國王懇賜內監一語，尤爲冒昧等情」，則又與「違制」有關，所以其後國王不免大遭詰責，甚至表文原件亦被發還。由此題本，可見有清一代之於屬國，是怎樣地一個「天朝體制」了。此類文件，由殘餘檔案中清查出來的凡兩件，其一爲題本，另一爲奏本，今只將題本錄如下，以明所謂「體制」之一實事而已。

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兼管禮部事務、加一級臣陳世倌等謹題，爲暹羅國具表進貢方物事：乾隆十八年二月十八日據暹羅國王森密拍照廣勅馬嘮陸坤司尤提雅普埃，遣使朗損吞呱沛等賫捧表文進貢來京。臣部接閱表文具奏一摺，內開：竊惟獻琛納貢，既輸向化之忱，具表陳詞，宜守恪恭之義。本年二月十九日據暹羅國王遣使朗損吞呱沛等賫捧表文到部，臣部接閱表

內，有懇賜人參、纓牛、良馬、象牙、幷通徹規儀、內監等語。伏思暹羅向風慕義，久列藩臣，蒙我世宗憲皇帝異數特恩，有加無已，我皇上復鑒其誠悃，錫予頻繁，無非厚往薄來之意。誠以隆恩出於聖主，非可邀求，表文來自藩臣，當遵體制。今閱該國王表文，所懇牛馬象牙等項，已屬支離，並有懇賜內監一語，尤爲冒昧。是以臣等不敢上瀆聖聽，當卽發還使臣，幷向該使臣等嚴行申飭，令伊等歸國後，明切曉諭該國王，嗣後惟當恪守規制，益勵敬恭。至其所進物件，幷一切筵宴賞賚加恩之處，恭候皇上諭旨遵行。所有臣等辦理緣由，除行文該督撫轉行該國王知照外，理合繕摺奏聞，伏祈聖訓。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所進方物，照例收受，其筵宴賞賚，著加恩照上次之例行。欽此。欽遵到部。該臣等議得暹羅國王遣使朗損吞呱沛等進到御前方物：馴象二隻，龍涎香一斤，沉香二斤，土硇石十一兩二錢，犀角六顆，象牙三百斤，荳蔻二百斤，澄黃三百斤，降眞香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百斤，蘇木三千斤，胡椒花一百斤，桂皮一百斤，檳榔一百斤，齒舌皮一百斤，樟腦一百斤，檀香一百斤，硫磺一百斤，翠毛六百張，孔雀尾十屏，紅布幔十疋，賀蘭氈二領，上冰片一斤，中冰片二斤，冰片油二十瓢，薔薇露二十罐，共二十七件。西洋金花緞番袍一件，金花緞夾褲一件，西洋金緞帶三件，共五件。另有番書並金字佛號共四本。皇后前方物：龍涎香半斤，沉香一斤，土硇石四兩八錢，犀角三顆，象牙一百五十斤，澄黃一百五十斤，降眞香一百五十斤，大楓子一百五十斤，烏木一百五十斤，蘇木一千五百斤，胡椒花五十斤，桂皮五十斤，檳榔五十斤，齒舌皮五十斤，樟腦五十斤，檀香五十斤，硫磺五十斤，翠毛三百張，孔雀尾五屏，紅布幔五疋，賀蘭氈一領，上冰片半斤，中冰片一斤，冰片油十瓢，薔薇露三十罐，共二十五件。所有馴象二隻，先經臣部奏明交送鑾儀衞收養，其餘貢物，相應遵旨照例交送總管內務府查收，其番書二本，金字佛號二本，交送內閣進呈。至所進金葉表文一道，漢字表文一道，一幷發還該貢使齎回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乾隆拾捌年貳月叁拾日。

（衙名從略）

四 參原件，爲暹羅國王森密拍照廣勅馬噠陸坤司尤提雅普埃進到表文，計開：金

葉表文一道，金筒一個連蓋，小金絲袋一隻，小金圈七個，小黃紬墊一個，螺鈿木匣一個，螺鈿座一個，黃錦袋一個，小金圈八個，黃織線袋一個，小金圈八個，用印黃紙漢字表文一道，小金絲袋一個，大木筒一個，黃紬大袋一隻，三層金葫蘆二個。

按，此次暹羅所遣使臣，乃朗嵩統呵沛等，其表文於乾隆二十二年四月十八日賫送到部，事畢之後，於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初九日自京起程，於八月二十八日送至廣東省城，交與巡撫周人驥料理回國。

五 乾隆二十六年五月「譯暹羅國王進貢表文」，此一原件，於抗戰期間，不幸在北平遺失，其原因前文已經述及，茲不贅。凡此表文，其在今日的價值，都是些第一等的原始史料，而且這在外面都是不易看到的，特據當初所錄的副本轉布於左：

暹羅國王臣森密拍照廣勅拍馬嘮陸坤司尤提雅普埃謹奏，爲貢獻方物，以修臣職事：切謂循禮效忠，朝廷之鉅典，獻琛供職，臣子之微忱。恭維天朝皇帝陛下道叅孔孟，德並唐虞，神威鎭山河，正一元而奠六合，聖明同日月，蒞中國而撫四夷，是數百代太平天子，億萬載挺出神靈。稽古二帝三王，歷代聖賢，或疆宇未豐，猶俟車書之一統，或人民未席，常鮮玉帛之來同。未有我天朝聖清皇帝承席光烈，寅紹丕基，炎服九州，撫綏萬國。登蒼生於衽席之上，物阜民安，躋宇內於春臺之中，河清海宴，是誠覆載無私，華夏咸濡者也。臣暹區荒陬僻壤，阻隔重洋，自臣世代以來恭順輸誠，傾心向化，歷奉天朝正朔，欽沐化育深仁，淪浹肌膚，鏤銘萬世。屢遣使臣入貢，俱蒙列聖洪慈，念臣遠邦納款，航海抒誠，深荷聖恩格外懷柔，不限貢期。臣承此天高地厚深恩，畢生難酬萬一，惟有銘記國史，以誌聖朝加恩屬國。臣身在天南，心傾朝北，原於丙子年經遣使臣朗嵩統呵沛等，虔賫金葉表文勘合，入貢天朝，復送原頒舊篆，赴部交銷。深蒙聖德如天，恩膏匝地，頒賞倍加，仙錦奇珍，不啻天家華翠，新賜御篆，龍文鳳彩，無異雲漢天章。臣率舉國臣工郊迎天詔，祟奉金臺，切念受此殊恩浩蕩，亘古稀聞。茲於辛巳年，特遣朗備彩呱提爲貢使，朗扒里呵沛爲副貢使，坤加叻耶備扒爲三貢使，文扒里申尼嘮爲四貢使，坤備集勃千納、王國政爲通事，文武使臣人等，恭賫金葉表文馴象方物，航海赴粵，入貢天朝皇帝御前，聊展片誠，厥修臣職。自愧國僻乏儀，少效野人芹獻，褻

瀆之愆，仰懇聖慈寬宥，天量汪涵，恩賜使臣得覲天顏，代申拜舞。恭祝聖母萬壽，如天久照，應地無疆，伏願天朝皇帝萬年，金甌永奠，玉燭常調，俾天南末國，永沾聖朝雨露之栽培。臣等感激下情，無任瞻依之至，謹奉丹表奏聞。乾隆貳拾陸年伍月日表跪進。

此一表文，是爲乾隆二十六年辛巳暹羅遣使入貢之事，檢清史稿暹羅傳根本卽無乾隆二十六年之記事，幸而檔案內查出了譯本的表文，否則研究暹羅文獻者又將少却一件重要的資料了。又表文內所說的「丙子年遣使入貢」，卽指乾隆二十一年，是年暹羅使臣之行，以向例推之，使臣由該國啓行之年，自然是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而使臣於抵達北京以及其事畢啓程回國之時，則應在乾隆二十二年，是年史事，據表文，尙有「新賜御篆」一則亦爲清史稿暹羅傳乾隆二十二年下所不載，如表文之言有云：「丙子年經遣使臣入貢天朝，復送原頒舊篆赴部交銷」。並云：「新賜御篆，龍文鳳彩，無異雲漢天章」。按，乾隆朝關于中外「新賜御篆」一舉，在當初實視爲一大事，而其時朝鮮使臣之至北京者，且以馳啓於國王，參朝鮮正宗實錄丙申（乾隆四十一年）八月丁巳載陳奏正使金致仁等馳啓曰：「乾隆十三年因太（大）學士傅恒等所奏，中外印信俱以清書篆字改鑄改頒，而外藩則留俟該國承襲之時改鑄，頒發於封勅之行，所有舊印，該勅回時使之收還事已成定例。故今番勅行，新鑄金印當爲賫往云」。據此，則乾隆二十二年暹羅使臣賫捧回國之「新賜御篆」，當然也正是這一「改鑄改頒」之印信，再觀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禮部奏本所說的「乾隆二十二年頒給清漢篆印」（見後），兩者互證，都是不謀而合之一事實。這種事實，清史稿暹羅傳既漏而未收，故本文特備述於此。同時讀者更當注意，凡此類漏而未收之史料，由清史稿暹羅傳言之，其情當不止此，如上云云，只不過僅爲其中之一例證而已。

六 內有乾隆二十七年六月十九日禮部殘題本，爲暹羅國來使朗備彩呱提等，照例在臣部筵宴二次，回至廣東，筵宴一次遣回等因。　按，使臣之行，除正式筵宴外（禮部的二次筵宴，據朝鮮實錄，卽所謂上馬宴下馬宴之事），其平時的招待，在京則由光祿寺逐日供給，在外則由各該地方官妥爲照料，據光祿寺報銷黃冊，使臣每人日給全羊一隻，雞若干隻，豬肉若干斤，他如油鹽之類，逐日俱有記錄（使臣以下，其供給數量依次遞減）。這一類的黃冊，由殘餘檔案中整理出來的凡三百〇六本，當民國二十三年夏歷史語言研

究所在北平時，連同其他報銷冊總計二千三百七十九本，全部移交本院社會所作爲研究之用。如上面所述供給暹羅使臣之處，已不能詳記，僅憶其大概是如此而已。

七 乾隆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禮部奏本，爲暹羅國王遣正貢使丕雅嵩統呵沛、副貢使朗備彩申尼嘩、三貢使坤勃千納備問、四貢使文備集申尼嘩，并通事一名，從人十六名進貢，於四月十四日到京，安置宣武門內會同館，應派章京一員，驍騎校一員，兵丁十名看守（即保護的意思），臣部照例行文兵部，派出看守。　　按，暹羅使臣此次回程之行，參乾隆三十四年七月初五日禮部另一奏本，關于清帝賞賜該國的禮物：(一)國王：上用粧緞四疋，補緞四疋，蟒紗四疋，補紗四疋，緞十八疋，羅緞八疋，紗十二疋，官用錦八疋，羅十八疋。(二) 王妃：上用蟒緞二疋，補緞二疋，蟒紗二疋，補紗二疋，緞六疋，紗六疋，羅緞四疋，羅六疋。(三)加賞國王：蟒緞一疋，蟒襴緞一疋，片金一疋，閃緞一疋，錦緞二疋，大卷八絲緞四疋，玉器一件，黃瑪瑙器一件，石硯二方，玻璃器十三件，磁器一百四件。以上一批禮物，由使臣丕雅嵩統呵沛等賫帶回國。嗣因該國已被花肚番（緬甸）攻破，國王已故，於是原物仍由使臣賫回廣東轉交禮部收貯，其使臣則於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搭船回國。自是之後，暹羅不通中國者凡十餘年，直至「鄭氏王朝」，即乾隆四十六年，仍依照舊例遣使往來如故。

八 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八日禮部奏本，爲暹羅國長鄭昭遣使臣朗丕彩悉呢霞喔撫突等具表進貢到京。　　按，此暹羅國長鄭昭，據清史稿本傳載，是爲暹羅「鄭氏王朝」之第一世君主，也就是以華裔而稱王於暹羅的。至所謂「國長」一名詞，說來亦有其故，蓋因清代的屬國，凡關繼世之君，在清帝未曾賜封之前，其在本國雖居「國王」之實，然如行文「天朝」，則又不得以「國王」二字自稱以避僭號之嫌。有如康熙五十九年朝鮮國王李昀，在未受封之前，不稱「朝鮮國王」而只稱「權署國事」，以及乾隆五十四年安南國王阮光平未准封前，不稱「安南國王」而只稱「安南國小目臣」等情節，再參這裏所說的「暹羅國長」，合而觀之，都是同一意義的。又按本傳載，暹羅自鄭氏建國後，其王位承襲者世系如下：第一世鄭昭，第二世鄭華，第三世鄭佛，第四世鄭福，第五世鄭明，一曰蒙格克托。然考其他暹羅史籍，則暹羅之「鄭氏王朝」，實際只僅僅「鄭昭」之本身而止，其第二世鄭華，與鄭昭並無父子關係，

而乃是鄭昭之婿，後來鄭華之繼鄭昭而嗣位，也正是憑藉了子婿的資格而相爲承襲的。這樣承襲也是情之可通，講來也很合乎自然之理，由是鄭華於清朝更一本正經地自稱爲鄭昭之子，於是乎也就堂堂正正地具奏「天朝」懇賜封號了。凡此舉動，不問其內情如何，總而言之，無非向其時中國的「天朝」不外特別表示彼此正如一家而已，此觀後來關于暹羅使臣之來往頻煩，便是這種表示一個絕好的證明。以上所述，是皆後來鄭華之事，初與鄭昭無開，不必細表，現在但就乾隆四十六年九月初八日禮部奏本將鄭昭遣使情節錄如下：

> 禮部謹奏，爲奏聞事：九月初六日，接准尚書公福字寄，內開：九月初二日奉上諭：巴延三等奏，據暹羅國長鄭昭預備正貢一分，具表懇請代奏，幷備象牙犀角洋錫等物，以爲副貢。等語。該國長輸誠納貢，備具方物，所有正貢一分，自應照例送京收納，至所備副貢，若槩令賚回，致勞往返，轉非所以體卹遠人。着巴延三等於副貢內，祇收象牙犀角二項，同正貢一幷送京交禮部，於照例賞給之外，查例加賞，以示厚往薄來之意。其餘所備貢物，准其在廣省自行覓商變價，將伊等壓倉貨物，均一體免其納免，將此幷諭禮部堂官知之。欽此。欽遵，寄信前來。臣等謹一面行文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將應進貢物，卽行照例送京，俟交收後，所有應行賞給幷加賞物件，臣部另行開單進呈。其餘備貢，暨該陪臣等隨帶貨物，幷令該督撫等一幷遵旨妥協辦理。所有臣等接奉諭旨緣由，理合先行奏聞，伏祈皇上睿鑒。謹奏。

此次暹羅入貢，據清史稿本傳：「所貢方物，收象一頭，犀角一石，餘物准在廣東出售，與他貨皆免稅，特賜國長蟒緞珍物如舊制」。按，所謂「舊制」，卽係奉旨着照三十一年之例賞給的，見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禮部另一奏本。

九 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上諭。　按，此道上諭，原係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兩廣總督富勒渾題本內附載其時「廷寄」之文件。諭旨內容，專爲申述暹羅國長鄭華備具表文方物，乞恩請封之事。而這請封原委，據當時朝鮮使臣報告，大概不外由于「奏文大違程式」，於是乎廷議以爲不可，故其結果「只收其禮幣與方物，厚賞其國長及使臣而遣之」。此段情節，清史稿本傳根本卽未著錄，但記「五十一年華遣使入貢……並請封」，今據題本先將上諭來源錄如下，其於研究暹羅歷史者正可爲

拾遺補闕之用：

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廣東廣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兼署廣東巡撫印務臣富勒渾謹題，爲恭報暹羅貢使開船回國日期，仰祈睿鑒事：據廣東布政使司布政使許祖京會同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姚棻詳稱，奉暫署兩廣總督印務廣東撫院孫士毅札開，乾隆肆拾玖年玖月初玖日承准協辦大學士尚書和珅字寄廣東巡撫孫士毅：

乾隆肆拾玖年捌月貳拾壹日奉上諭：據孫士毅奏：暹羅國長鄭華備具表文馴象等物，差陪臣帕史滑里那突等懇求入貢，竝稟請乞恩請封。因其未遵前檄，自行具表懇求，是以將來使安頓公所，貢品敬謹驗收，俟奉到諭旨，即委員伴送起程。等語。鄭華遵伊父舊規，虔備職貢，其未遵前檄，具表請封，閱來稟及該陪臣稱，恐自行越分干求，致遭斥責，未敢冒昧聲敍，尙屬恭順小心，自應准其納貢輸忱。著傳諭孫士毅，即派委員將該國陪臣及貢品，照例伴送進京，其懇賜封號之處，俟該使臣到京後再降諭旨，將此由肆百里傳諭知之。

此次暹羅使臣向禮部報到的日期，據向例，大約不外於乾隆四十九年十二月下旬即封印前到達北京的。到達之後，使臣等在京約需盤桓兩月左右，其回程日期，據題本，貢使於乾隆五十年二月初一日由京起身，四月十三日抵廣東省城。至于由廣回帆日期，則因阻風之故，在廣就延多月，直至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才乘風信順利，所有「正貢」船始解纜回國，又正貢船之外，還有甚麼「探貢」船也是陪着「正貢」船一同由粵開行的。按，使臣等此行所需時日，姑自乾隆四十九年八月二十一日上諭起，迄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廣回國止，凡計一年四月有餘，此外如再加上暹羅與廣東之間往返的航程，則時日更多，可不必細算。茲再說所謂「探貢」的船隻，這「探貢」一名詞，揆其意義，似乎是爲着「貢使」而說的，再進而言之，也就是爲了特別重視使臣此行所負「請封」的使命相當的重大，同時又好像多少有些懷疑「請封」之事不知准封不准封，而另一用意則當爲迎護「貢使」並駕齊航回國而已。所以「探貢」也者，其初並非與「正貢」同時出發的，而乃是遲至乾隆五十年七月二十七日始抵廣東省城的。

再，「探貢」之行，如就貿易言之，又正是一件有利可圖之事，蓋「探貢」船隻

所有的「壓倉貨物」得照例「免徵稅餉」，免稅之外，卽如伙食一項也不須自備，據題本，有「梢目水手口糧應請照例支給」語。並又有云：「請以該船到省之日起支，解纜回國之日住支，併移明督糧道，俟歲底彙冊報銷」。據此，則所謂「探貢」也許是常有之事，例如當鄭昭初次遣使進貢之時亦有「探貢」之舉，參題本，卽「乾隆四十七年暹羅國長差遣船商曾子聲駕船前來探貢」。而這一記錄最值注意的，莫如所說的「曾子聲」，不消說，當然是華裔，當係在暹羅土生的華裔，其在暹羅或許已有數世之久，或許這曾子聲的先世和國長鄭昭當初的先世都是些由于「因親及親，因友及友」的關係而相率來到暹羅的。有了這些淵源，可見這曾子聲在暹羅當非尋常船商之比，所以到了鄭華嗣位之後，關于「探貢」之行，據題本，其所差遣的又爲「船商曾子聲」，一遣再遣，前後都是委之「曾子聲」，而且都是爲了「探貢」而來，則是當初信託之重卽此可知。這類的信託，如試就國長鄭華的口氣言之，當有曰：「此曾子聲，乃是我父王前所差遣者，故今再遣之」。總之，無論如何，這曾子聲之一來再來，一言以括之，無非以其具有華裔的資格不外希圖藉此更加取信於中國。一面又可說，這曾子聲於抵廣東後，以情理推之，又當替國長鄭華關于「子承父位」的故事不免也要大事宣傳一番的，由是而有清時代所有遠近相傳之暹羅「鄭氏王朝」甚麼一世以迄於五世也就是這樣的載於信史了。當然，還有堂堂正正的國書（表文）也是一確證。

以上所述，情節說來都很複雜的，是否完全合乎史實，不妨置而不論。現在再說暹羅國長鄭華所進的表文及方物，這是不見前項題本的，恰巧當初暹羅使臣之來，適爲朝鮮使臣卽謝恩正使朴明源副使尹承勳書狀官李泰永等差不多都是同時到達北京的，因之朝鮮使臣得見暹羅的表文，並錄其全文，以啓於國王。而朝鮮使臣每一使行其於採訪中國文獻有所謂「聞見別單」云者，卽此之類。不過在中國境內採訪文獻如暹羅國表文一些的文件，這在當時禮部都是有人負責保管，外方一切人等不得隨意入內縱觀或謄錄的，然而「有錢能使鬼推磨」，大約朝鮮使臣當必花費了若干銀兩買通了禮部序班之類，於是所謂暹羅表文才得轉錄之，而且於今又更傳布於世，見朝鮮正宗實錄九年乙巳（乾隆五十年）二月甲午條。我想，假如其初朝鮮使臣不知注意這一文件，那，這件表文自然還不是永遠歸於烏有了。以此類推，凡一般的原始史料，其情都通

皆如是而已。今爲紀念朝鮮使臣起見，特據正宗實錄將暹羅表文再轉錄一次，以介於讀者：

漢字表文。暹羅國長鄭華叩首叩首，上貢大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伏以皇帝浩蕩，澤及遐荒，聖德宏敷，光臨海隅。念故父任政暹羅，遣使朝貢，業蒙容納，不勝榮幸。何期更邀隆遇，格外加恩，懷遠屬國，無微不照，使華感激無地，補報無門。茲華繼嗣父業，當續父志，供奉貢典，不敢少忽，聿修厥職，永効忠誠。但華僻處海隅，遐荒粗定，今備方物來朝，貢禮誠難合式，俯思鴻慈鑑華悃忱，必沾涵育。茲虔備：金葉表文，公象一隻，母象一隻，龍涎香、外一斤、內八兩，金鋼鑽、外七兩、內三兩，沉香、外二斤、內一斤，冰片、外三斤、內一斤八兩，犀角、外六介、內三介，孔雀尾、外十屏、內五屏，翠皮、外六百張、內三百張，西洋氈、外二張、內一張，西洋紅布、外十疋、內五疋，象牙、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獐腦、外一百斤、內五十斤，降眞香、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白膠香、外一百斤、內五十斤，大楓子、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烏木、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白荳蔻、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華撥、外一百斤、內五十斤，檀香、外一百斤、內五十斤，甘蜜皮、外一百斤、內五十斤，桂皮、外一百斤、內五十斤，藤黃、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蘇木、外三千斤、內一千五百斤。特差貢使帕史滑里那突朗喎汶悉呢霞喔撫突朗扶察那丕汶知突汶丕已涔遮辦事，匍赴恭進金闕，懇蒙容納。華不勝感激榮幸之至。冒呈。(卷十九葉十七　圖版貳)

同書三月辛未又載謝恩書狀官李泰永進別單曰：

……暹羅國在南海中，距廣東水路萬餘里，自廣東距燕京陸路五千里，其國長新立，遣使請封，貢使卽三品官，從者五十餘人，進京納貢。表文名曰金葉表，橫寫字行，恰似梵書，全不可解，使廣東通事僅僅翻漢以奏。皇帝使九卿會議，閣老阿桂以爲請冊重事，不用品高大臣，只送年少微官，殊欠尊敬之義。且其表文大違程式，不可依準。皇帝則特以柔遠之意，欲爲許施，而羣議不一，故只收其禮幣與方物，厚賞其國長及使臣而遣之。

又云：

臣每於班行，見其容貌，無異常人。冠服極其詭異，剃其頭髻，項垂金珠，所着帽子鏤金爲之，高幾尺餘，上漸尖細，若牛角然，而末懸眞珠一枚。衣則金絲織布，雜以紅色，繡以花紋，狹袖長裙，腰纏大帶，所着甚薄，不甚寒逼。雖有言語，亦不能盡解。(卷十九葉四十四　圖版叁)

由右錄史料，再參兩廣總督富勒渾的題本，試爲論之如次：(一)漢字表文，其中大意固在於懇求入貢，但於措辭之中，實寓乞封之意，如云：「繼嗣父業，當續父志」。這正是言外請賜封號之一種表示。此種表示，既未明言乞封之事，其於當時體例，實有不合。由陪臣之言觀之，雖曰：「恐自行越分干求，恐遭斥責，未敢冒昧聲敍」(見前引上諭)。終以格於廷議，而曰：「表文大違程式，不可依準」。卽皇帝於此，亦不得獨執己見，故其「欲爲許施」之處，結果還是勉從衆意而便隨時打消了。由此一點，正可見卽使皇帝之尊，只須頭腦清楚，凡干大事之措施，也是不敢違背多數意見的。(二)表文內所說的內外，卽內指皇后外指皇帝而言，其呈於皇后的貢物只有皇帝的半數，實際這些貢物到達禮部後，都是由該部行知內務府等衙門照數查收。不過有時皇帝也要「逐件檢些須呈覽」的。(三)關于「厚賞其國長及使臣」一情節，參題本，當乾隆五十年正月十九日禮部奏本有一黏單開載如下：賞暹羅國長：錦捌疋，織金緞捌疋，織金紗捌疋，織金羅捌疋，紗拾貳疋，緞拾捌疋，羅拾捌疋。賞國長之妻：織金緞肆疋，織金紗肆疋，織金羅肆疋，緞陸疋，紗陸疋，羅陸疋。賞來使肆員：織金羅各叁疋，緞各捌疋，羅各伍疋，絹各伍疋，裏各貳疋，布各壹疋。賞通事壹名：緞伍疋，羅伍疋，絹叁疋。賞從人貳拾壹名：絹各叁疋，布各捌疋。賞伴送官貳員：彭緞袍各壹件。按，這類賞物，照例由禮部行文內務府移取，在午門前賞給。同時更由該部移會內閣撰入勅書內，交來使齎回。(四)關于使臣冠服參於班行之一記事，此所謂冠服，當然也就是伊國的公服，檢前面第一條附錄乾隆元年七月初五日禮部奏，曾經述及引見暹羅使臣儀注一節，有甚麼「該國來使等穿伊國公服」語，正可爲彼此兩相參證之用。

十　參原件，是爲暹羅國長鄭華正式具表「伏懇皇恩勅贈封號」之一文件，本件全文只存下段，上段缺，然此一殘件，價值實非尋常之比，乃暹羅國整個「鄭氏王朝」請封史事中現在僅存的獨一無二之文件，同時也正是一般治暹羅史者不可不知之史

事，特據原件程式，錄其殘文於左(圖版肆)：

（上缺）

封以彰民望必（約缺數字）

恩恤是以不避恐懼虔備方物朝貢□□□□□雅

史滑里遜通那突帕喁汶悉呢霞喔撫突朗

抶察那丕汶知突汶丕匹涛遮辦事等匍赴

金闕伏懇

皇恩勅贈封號錫予印綬無疆

聖德彌天極地沐恩之下實出望外犬馬之報當延

及於子子孫孫矣華誠惶誠恐不勝慄悚瞻

依之至謹奏

虔備

金葉表文一張書暹字

公象一隻

母象一隻

龍涎香	外一觔	內八兩
金剛鑽	外七兩	內三兩
沉香	外二觔	內一觔
犀角	外二觔	內一觔
孔雀尾	外十屏	內五屏
翠皮	外六百張	內三百張
西洋氈	外二領	內一領
西洋紅布	外十疋	內五疋
象牙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樟腦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降眞香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白膠香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大楓子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烏木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白荳蔻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蓽撥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檀香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甘蜜皮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桂皮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藤黃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蘇木　外三千觔　內一千五百觔
恭進

金闕懇蒙容納華不勝感激榮幸之至冒呈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此道表文，關于書寫程式前後亦不歸一，如所謂「金闕」二字一名詞，前者抬二格書之，而後者則書于極行共抬三格，這一「上下其手」之處，當然也不關甚麼「體例」一問題，可說全是由于書寫者之錯誤。以此爲例，再觀首條乾隆元年禮部題本內所錄暹羅表文的程式於同一名稱或高抬或低抬之一情節，不消說，自然也是出于禮部之錯誤。凡此之類，說起來都是些細節虛文無關大體，然如眞正嚴格論之亦有不合，所以有些本章封面上所批的旨意往往指出本內的錯誤而大加申飭的，卽此之類也。

再說上面表文於進呈御前後，當時奉有旨意云：「覽國長奏：遣使航海遠來進貢方物，具見悃忱，所有請封事宜，著察例具奏。該部知道。原表併發」(見後)。此道旨意之外，更有清史稿本傳亦可參合觀之：

(乾隆) 五十一年，華遣使入貢，御前方物：龍涎香、金鋼鑽、沉香、冰片、犀角、孔雀尾、翠皮、西洋氈、西洋紅布、象牙、樟腦、降眞香、白膠香、大楓子、烏木、白荳蔻、檀(香)、甘蜜皮、 膢黃、外馴象二。中宮前無象，物牛之，並請封。十二月戊午，封鄭華爲暹羅國王，如康熙十二年之例。制曰：我國誕膺天命，統御萬方，聲教覃敷，遐爾率服。暹羅地隔重洋，向修職貢，自遭緬亂，人民土地悉就摧殘，實堪憫惻。前攝國長事鄭昭，當舉國被兵之

後，收合餘燼，保有一方，不廢朝貢。其嗣鄭華克承父志，遣使遠來，具見悃忱。朕撫綏方夏，罔有內外，悉主悉臣，設暹羅舊王後嗣尚存，自當擇其嫡派俾守世封。茲聞舊裔遭亂淪亡，鄭氏攝國長事既閱再世，用能保其土宇，輯和人民，闔國臣庶共所推戴。用是特頒朝命，封爾鄭華爲暹羅國王，錫之誥印，尙其恪修職事，愼守藩封，撫輯番民，勿替前業，以副朕懷柔海邦興廢繼絕之至意。

本傳所記乾隆五十一年准封暹羅國王史事僅共三百零七字，不免過於簡略，其實尙有若干曲折，如頒誥，如賜印等節目，此在當時視之，俱與暹羅「鄭氏王朝」首次封王大典有關，茲檔案內查出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禮部奏本一件，特彙錄於後，俾資注意暹羅斯時史事者更可多一瞭解。

禮部謹奏，爲遵旨查例具奏事：查暹羅國長鄭華遣使來京朝貢，具表請封，奉旨：覽國長奏，遣使航海遠來進貢方物，具見悃忱，所有請封事宜，著察例具奏。該部知道。原表併發。欽此。臣等伏查康熙十二年暹羅國王請封，臣部議照封安南國王之例，撰擬誥命，鑄造駝鈕鍍金銀印，遣正副使各一員賫捧往封。奉旨：冊封暹羅國王，渡海道遠，風濤有悞亦未可定，誥印應否交付進貢官，爾部再行察例具奏。欽此。隨經遵旨議准，遣封暹羅國王，航海隨去官兵甚多，又需月日，且該國迎送勞苦，應不必遣官，俟誥印製造完備，傳該貢使赴午門前行禮祇領賫回在案。今暹羅國長鄭華具表請封，奉旨著臣部察例具奏，應請照康熙十二年之例，交內閣撰擬誥命，臣部鑄造駝鈕鍍金銀印，其應用印匣黃絹等物，由戶工二部取用，於來京貢使起程回國之先製造完備。起程前期，臣部設几案于午門前恭陳誥印，帶領該貢使行三跪九叩頭禮祇領恭賫回國，並咨行該國王令於該國境上恭迎，伏候命下臣部遵奉施行。所有例賞該國王及王妃幷貢使等項，臣部照例具奏辦理。爲此，謹奏請旨。

夾片：臣等查暹羅曾于乾隆二十二年頒給清漢篆印，詢據來使稱：緣前此該國被花肚番擄掠，舊印遺失無存。等語。若另行咨查，恐往返需時，且查該國現賫副表內並未有用印文，是舊印遺失，似可憑信，但恐將來舊印別出，無從辨識。臣等謹擬將篆文內印字篆法，稍爲區別，所有新舊印模，一併粘簽恭呈御

覽，伏候欽定。謹奏。等因。于乾隆五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奏，本日奉旨：知道了。欽此。

鄭氏暹羅遣使請封，通觀上文記述，前後凡兩請，一爲乾隆四十九年，一爲乾隆五十一年，歷時幾及三年之久，而後者卒得蒙恩准封，且於使臣之回，既頒以「天朝誥命」，復賜給「篆文寶章」，同時於國王王妃以及使臣等，又更賞以多珍，凡此恩寵，其在暹羅自是「國之大慶」，誠所謂將藉此寵榮「光之奕世」了。

按，賜封故事，參暹羅現代史，暹羅於英國亦嘗有受封之事，如佛曆二千四百五十七年，卽西曆一千九百一十四年，英王晉封第六世暹大君主爲英國陸軍上將，同時第六世暹大君主亦賜封英皇爲暹羅之陸軍上將。此與清國之賜封都是同樣的光榮，所不同的，後者是雙方相互並行之事，就是說「你封我，我也封你」，而前者之頒給誥印乃只是清國賜封於暹羅，其暹羅則固未能同樣施之於清國，這也是由於今古時勢不同，所謂「彼一時，此一時」，都是「各行其是」而已。何況鄭華於清國，更嘗自稱爲「前王」(鄭昭)之子，這種關係，說起來當然也正是「中國之光」，其與中國的關係，當然不外更是表示其「親切」。實則我在前文曾經指出鄭華原非鄭昭之子，而乃是鄭昭之婿，此亦無關輕重不必爲之分別，總之，無論爲子爲婿，反正前王後王都是相承而來，而後王的基業又正是前王所手創，史貴眞實，是固不待煩言而喻的。兼之中國於「四方諸國」，自明朝以來便是一個「厚往而薄來」的(明以前不論)，同時「四方諸國」之樂於與中國「禮文往來」，這也正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有如近代韓國人士論及這類史事就曾這樣公開地說：「外有服屬之形，內敦兄弟之愛」。又說：「國有大小之殊，而志忘壤地之隙」(見史語所集刊第十八本第四八四葉)。其實中國與暹羅關于「昆弟之愛」也是不分彼此的，試觀近今泰國各地的華裔，寄籍者無數，彼此無忤，可見其正是所謂「傳流有自」的了。

十一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九日，暹羅國自譯表文。　按，此一表文，據內閣典籍廳登記簿，也就是所謂「用印黃紙漢字表」，又當稱之曰「謝恩表」，卽係專爲「勅賜封號」而謝恩的。這種文書，其價值比之故宮所藏「書暹字」的金葉表文(民國二十一二年我在北平時參觀故宮古物得見之)不可同等而論，因爲前者漢字表爲一般人士所能一見卽知的資料，而後者金葉表只足供參觀者之一覽而不能令人有所了解的(除非習暹羅文的

才能了解)。再進而言之，即前面所記若干譯出的表文，在檔案中雖爲「僅此一本」可珍可貴的文件，然如擬之暹羅自譯漢字表，則兩者之間也是一樣不可相提並論的。要之，暹羅國自譯黃紙漢字表之在今日，其爲舉世稀有之文件，當係事實。特是這一稀有之表文，我們回憶當初之在檔案中被發見，說起來也是一種奇蹟，不妨試述如下。當民國四十四年我爲大陸雜誌所寫的「記內閣大庫殘餘檔案」(第十一卷四至六期)一文，在這一文內我曾報導檔案一些濕爛的情形，繼之又更談到有所謂八百多蔴袋的賀表。而這一批賀表們，大概計之濕爛的也佔多數，可是像這一堆又濕又臭的爛字紙，最後竟會發見了若干珍貴的文件，如現在這裏所記的暹羅國自譯漢字表文，便是其中一個極有價值的收穫。不過這種收穫，我還須再加以說明，就是說這八百多蔴袋賀表，在整理之始本來也經過詳細地檢查了一番，而且也檢出了一些普通的賀表以及一大堆比較所謂「好看的」甚麼黃綾封之一類，在這樣地檢查之後，其餘的當然都視爲廢紙所以仍被裝入蔴袋中而別置一隅。但，管理這項工作，我自初就是一個負責人(同事尹子文先生也是一個負責者)，我當時心中總認爲在這一批「黃的清一色」的蔴袋中，多少也許可以再找出若干重要的文件，所以我當全部十多萬斤檔案初步整理剛剛結束之際，而便將被視爲廢紙的八百多蔴袋賀表，專由我個人獨自地一一倒出來再小心翼翼似的複查一次。比如有些糟成一團的爛紙，剛一着手便穢氣撲鼻，這在衞生方面說，當然令人受不了，然而我的全付精神和興趣只在尋求重要的文件，穢氣也罷，不衞生也罷，一切都不顧，所以結果奇蹟也就有了，如崇禎三年給朝鮮國王李倧勿「媾倭欵奴」一勅諭，如暹羅國的黃紙漢字表，都是在這樣工作情形之下被發見的。發見之後，因爲他們的本身太過於糟爛，所幸史語所當初爲了整理檔案之需要曾經特別有所謂「裱褙室」的設備，於是前項文件其時即在我監視之下而加以裝裱終於成了一個極端好看而又極其重要的文件。像這樣情形，由整理檔案的目的言之，可以說，眞是一件莫大的快慰，但是讀者要知道假如其初那八百多蔴袋賀表不再加複查的話，則上述文件尤其是後者暹羅國用印的表文，自然也就永遠不得與世人相見了。(多年以來凡參觀史語所明清檔案的，看到暹羅國自譯表文，都很特別地表示滿意)今茲爲滿足讀者的了解起見，謹依原表書式，錄呈於中泰兩國當世君子之前，其於中泰兩國文化交流之史事，我想，只要看到這一「現證」的表文，自然而然便會興感於這一史事淵源的(圖版伍)。

上言」

大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

伏以」

帝德覃敷遐方仰日月之照」

皇仁周洽海隅沐雨露之施赫聲濯靈方夏之撫柔無遠弗屆承先繼志屏藩之職獻輸□□□

□臣忝任邦□薄德□」

材既創修之無術偏隅蕞爾亦矩範之多慚前遣貢使匍赴

金闕進貢請封不惟幸荷容納且蒙」

皇恩勅賜封號寵頒誥印」

天語煌煌宣示屬國重於泰山龍章燦燦昭鎮夷邦光之奕世使臣奉」

詔回國舉國歡呼 臣華 謹北面拜受刻骨銘心雖效犬馬難報萬一敬承虩訓敢不益加乾惕

慎守藩封撫輯土民以仰副」

聖天子宣德懷柔之至意乎」

皇恩浩蕩有加無已復蒙益賜 臣妻 彩幣等物拜命之下倍相感激今特遣使臣 帕史滑里遜□

亞排那赤突啊喎汶」

悉呢霞喔無突坤鼻職通事等虔備方物恭賫表章達切念之誠 (約缺數字)」

九重之聰聽雖隔區薄物烏足以伸酧報而欵欵微衷□頂祝 (約缺數字)」

聞」

虔　備

金葉表文一張書暹字

公象一隻

母象一隻

象牙四百五十觔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荳蔻四百五十觔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折冰片

沉香三觔　外二觔　內一觔

孔雀尾十五屏　外十屏　內五屏

翠毛九百張　外六百張　內三百張

檀香一百五十觔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藤黃四百五十觔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折龍涎香

犀角九個　外六個　內三個

恭進

金闕伏乞容納臣不勝感激榮幸之至謹呈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九日

此表文正文自「上言」二字起至「聞」字止，計共十五行，其每行字數因爲並無一定之規，故於每行最末一字特加」號以記之。有如「皇仁周洽」之一行，平行四十三字一行，連抬頭三字共四十六字一行。次如「詔回國」之一行，平行四十五字一行，連抬頭二字共四十七字一行。又次如「皇恩浩蕩」之一行，平行則只四十二字一行，連抬頭三字才共四十五字一行。此種書法，檢檔案內所有各外國表文觀之，實爲「最不如式」之一文件。試究其故，大槩不外「鄭王」於暹羅立國未久，一切俱無舊章可循，卽如該國前朝一般文物，參乾隆五十一年禮部奏本(見前)，當然還不是由于花肚番之擄掠，又皆遺失無存。職此之故，所以表章體例，始無謄錄可據，惟在辭以達意而已。此如表文中有所謂「敬承睿訓」句，其「睿訓」二字例應特書而且更須抬寫二格或三格的，今表文內則係連書之，同時並將應該正寫的「睿」字而又書作「叡」，諸如此類，如出于當初朝鮮表文之所爲，那，便要大遭清國詰責的，拙著「朝鮮國表文之研究」(院刊第二輯下册)記之多矣。蓋因朝鮮自明初以來迄於有清，立國數百年，其於「事大文書」(指表文)之研究，直視爲該國之第一先務，而其早期之違例，本屬常有之事，後來則因全力講求「表箋之學」，於是乎朝鮮的表章才得稱譽於當時。例如乾隆五十五年七月十六日朝鮮慶賀清帝八十萬壽的使臣報導在熱河行宮關于大學士和珅稱美該國表咨之一故事，參朝鮮正宗實錄記使臣馳啓之言有曰：「和珅……又以表咨示安南國王阮光平曰：字畫整齊，紙品精潔，朝鮮事大之節，敬謹如此，可作他藩之法」。此所云「可作他藩之法」，當然「他藩」二字也包括暹羅在內，不過「鄭氏暹羅」乃一方興之國家，其於「表箋之學」亦無暇講求，卽令培植人才也不是短期內所可成就，基於這些原因，則可知暹羅表箋之不能如式，似乎也正是理之當然，卽其時清人於此，也不至於加以詰責的。何況表文內第一要義，一則曰「承先繼志」，再則

曰「屏藩之職獻，輸誠恐後」（輸誠恐後四字尤其是後者三字，乃作者遍經驗所得以意補其闕文）由「輸誠恐後」四字推之，則暹羅之「事大以誠」卽此可知，而所謂「表箋之學」自然也就不足道而爲末事了。

又表文內最後之大年號月日上用印一顆之處，如依朝鮮表箋言之，當曰「安寶其上」，此一「寶章」，乃清漢字篆書「暹羅國王之印」六字，前面已經說過，也就是乾隆五十一年「勅賜封號」時所頒給的。再觀檔案內關于一般外國如朝鮮、琉球、安南等國的表文，其年月上所用的「寶章」，說起來亦有其沿革，這一沿革，姑單舉朝鮮而言：(一)明朝的「帝賜大寶」，其文曰「朝鮮國王之印」，係篆書(圖版陸)。(二)清朝的欽賜「寶章」，印文與前同，當係仍明之舊，所不同者，卽「寶章」文字乃是清漢字兼用的，漢字爲篆書，而清字則係用所謂「本字」書之(圖版柒)，此在乾隆十三年以前一般印文都是這樣頒行中外的。及至乾隆十三年因大學士傅恒所奏，於是乎「中外印信」其清字書法亦一律也都改用所謂「篆書」(圖版捌)了。以上所述，是爲說明「朝鮮國王之印」之一史事，一朝鮮如此，餘者可以類推，而如所謂暹羅「寶章」的史事當然也不會例外，據清史稿本傳：(一)「順治九年十二月，暹羅遣使請貢，並換給印勅勘合，允之，自是奉貢不絕。」(二)「康熙十二年冊封暹羅國王，賜誥命及駝紐鍍金銀印」。由上二則記事，我們可以看出清國的暹羅在乾隆年以前卽已有過兩次的賜印（也許兩者爲一事，這與本題無關不必深究），而這兩次記事尤其是前者順治九年所說的「換給印勅」一情節，使人又想到了朝鮮的故事，因爲像這種交換的「印勅」，其「印勅」二項，卽指明朝之舊物，而這二者關于「印」之一種，試以朝鮮爲例，自然也正是明朝之「帝賜大寶」文曰「暹羅國王之印」。這一「大寶」其式如何？今檔案中因無「現證」可據，未便加以臆斷。所幸明朝的朝鮮尙有一二「安寶其上」的表文，參圖版陸，不妨以此「大寶」的樣式爲一樣本，以見明代的暹羅之所謂「帝賜大寶」究竟是怎樣地一個「寶章」，我想，多少總可據此以爲憑考之地，縱使感覺有若干不同之處，那，最多也只「朝鮮國王之印」關于「朝鮮」二字而改爲「暹羅」二字罷了。凡此情事，作者有一深意，不外假此「寶章」之一小史，希望引起一般讀者對于明朝「與國」的暹羅也加以精密地注意而已。

再，所謂「謝恩表」，還有關于使臣一行，亦應拈出記之如下：在乾隆五十三年

九月十三日有一諭旨給兩廣總督孫士毅：「著卽派員護送使臣及貢品趲程進京，務趕年班瞻覲」。這道旨意，不外希望使臣要參加保和殿除夕筵宴的。殘餘檔案中曾經查出「保和殿除夕筵宴坐次圖一張」，而圖內「黃幕」南面最遠的右方，便是「外國使臣」的席次。至於此次使臣貢來的貢物，其中象隻據表文開載雖爲二隻，實則只進到母象一隻，如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禮部有一奏本云：「暹羅國所進馴象一隻，於本月二十四日到京，當卽照例交鑾儀衞收養，其行至（安南）洋面倒斃之雄象，前經該撫（廣東巡撫）具題在案。今據該貢使將象牙耳尾呈驗，臣等照例將象牙送交內務府，象耳象尾移交武備院」。此奏本內其中有二事須特別提出加以說明：(一)關于鑾儀衞的職掌，本爲皇帝專管儀仗的，茲者象隻旣交鑾儀衞收養，則象之一種自然亦列於儀仗之屬，此在乾隆四十五年朝鮮使臣的伴儅朴趾源所著熱河日記曾錄其事，如象房一目載云：「象房在宣武門內西城北墻下，有象八十餘頭，凡大朝會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受幾品祿。朝會時，百官入午門畢，則象乃交鼻而立，無敢妄出入者」。此與清代掌故有關，故附錄之。其記象房內所集之象多至八十餘頭之處，不消說，當然有很多都是來自暹羅的了。(二)由此奏本，可以估計暹羅使臣出國以來實已經過了七個半月之久，卽自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九日(見表文)起，至十二月二十四日到京(見奏本)，這只是一個單程，日期已然這麼多，及至抵達北京後，其勾留時間據前述光祿寺供給暹羅使臣日食報銷冊，往往又總在一兩個月以上。還有回程，如果也是需要七個半月的話，則是使臣一行總共所費的時日，幾幾乎要一載有半的了。可見暹羅使臣之往來清國，說起來眞不是一件易事。反之，如由清國言之，其所費也不在小，這在朴趾源熱河日記中關于清國爲朝鮮使臣開支之狀可以見之，如云：「今此使行所持方物，不過紙席，而中國賜賚，供給留館員役，常費（銀）十餘萬（兩）云」。以此爲例，則暹羅使行員役的供給自然也是同一情形的。如入京員役例定二十六人，每人俱有賞賚，而國王王妃的賞賚當然又另係特賜。再如使臣赴京程途所有來往的盤費，以及沿途地方之一切接待，計算起來，也是一筆很大的開支。此外還有留在廣東的貢船兩隻或三隻，每船例定百人，其日食供給，則由地方官照例支付。凡此種種，俱與所謂「懷柔」的政策有關，其在當年自稱「堂堂天朝」的清國都是在所不計的。

十二 乾隆五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上諭：「（兩廣總督）福康安等奏，暹羅貢使現已到

粵，所有年貢，令於年底到京。其齎送萬壽貢物之使臣，令在粵居住，俟明年夏間，再行委員伴送到京。等語。暹羅遠道入貢，情殷葵向，深可嘉奬，但該國使臣於明年夏間始起程進京，未免在粵多耽時日，福康安可向其諭知，如該使臣久住粵東或有稽候，卽所齎萬壽貢使，不妨令其一併於年底到京，俟新正頒詔時，同伸叩祝，已足以展其祝嘏之誠，俾及早回國。如該使臣必欲於明歲詣闕，屆期慶祝，仰瞻王會之盛，亦聽其便，祇須扣算日期，令於七月二十以外到京，方爲妥善，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　　按，所謂年貢，卽三年一次的例貢。而另一使行關于萬壽的貢物，殆指慶祝乾隆八十大慶而言，卽五十五年八月十三日，乃這批禮品竟提前了一年與五十四年年貢好像都是同時而來。此一使行（萬壽貢使），揆其動機不外是試貢而已，其意以爲清國可以破例賞收的，賞收之後，到了五十五年眞正稱慶之年，正可再備辦方物一批遣使賫進，「禮多人不怪」，而且以感情言之，更可因此增進很多的親密，此有後文所錄乾隆五十五年暹羅又有萬壽貢使之行可一見而知。今將上諭內所說的年貢及萬壽貢物，據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二日廣東巡撫郭世勳題本（圖版玖），分錄於後。由此禮物，最可看出乾隆之世，正是清國一個全盛的時代。

一、年貢：

恭進皇上方物：番字金葉表文壹道，漢字表文壹道，表文亭壹座，龍涎香拾兩，金剛鑽柒兩，沉香貳斤，上冰片壹斤，中冰片貳斤，孔雀尾拾屛，翠皮陸百張，犀角陸個，象牙叁百斤，白荳蔻叁百斤，藤黃叁百斤，大楓子叁百斤，白膠香壹百斤，樟腦壹百斤，檀香壹百斤，蓽撥壹百斤，甘蜜皮壹百斤，土桂皮壹百斤，西洋毯貳領，西洋紅布拾匹，烏木叁百斤，蘇木叁千斤。

恭進皇宮方物：龍涎香伍兩，金剛鑽叁兩，沉香壹斤，上冰片捌兩，中冰片壹斤，孔雀尾伍屛，翠皮叁百張，犀角叁個，象牙壹百伍拾斤，白荳蔻壹百伍拾斤，藤黃壹百伍拾斤，大楓子壹百伍拾斤，降眞香壹百伍拾斤，白膠香伍拾斤，樟腦伍拾斤，檀香伍拾斤，蓽撥伍拾斤，甘蜜皮伍拾斤，土桂皮伍拾斤，西洋毯壹領，西洋紅布伍疋，烏木壹百伍拾斤，蘇木壹千伍百斤。

二、萬壽貢物。

恭進皇上萬壽方物：壽燭拾對，沉香拾斤，紫膠香伍拾斤，冰片貳斤，燕窩拾

斤，犀角玖個重拾斤，象牙玖枝重貳百斤，通大海壹百斤，哆囉呢肆疋。

三、方物用夫名數：

年貢：表亭上架用夫捌名，表亭下架用夫肆名，龍涎香、沉香、冰片、金剛鑽、犀角、用大箱貳個夫肆名，西洋毯叁領、用大箱壹個夫貳名，孔雀尾拾伍屏、翠皮玖百張、用小箱壹個夫壹名，象牙肆百伍拾斤、用大箱肆個、小箱壹個夫玖名，西洋紅布拾伍疋、用大箱壹個夫貳名，降眞香肆百伍拾斤、用大箱肆個、小箱壹個夫玖名，檀香壹百伍拾斤、用大箱壹個、小箱壹個夫叁名，樟腦壹百伍拾斤、用大箱壹個、小箱壹個夫叁名，白膠香壹百伍拾斤、用大箱壹個、小箱壹個夫叁名，大楓子肆百伍拾斤、用大箱肆個、小箱壹個夫玖名，白荳蔻肆百伍拾斤、用大箱肆個、小箱壹個夫玖名，蓽撥壹百伍拾斤、用大箱壹個、小箱壹個夫叁名，甘蜜皮壹百伍拾斤、用大箱壹個、小箱壹個夫叁名，桂皮壹百伍拾斤、用大箱壹個、小箱壹個夫叁名，藤黃肆百伍拾斤、用大箱肆個、小箱壹個夫玖名，烏木肆百伍拾斤、用夫玖名，蘇木肆千伍百斤、每百斤用夫貳名，共用夫玖拾名。

萬壽貢品：燭貳百斤、用大箱貳個夫肆名，沉香拾斤、冰片貳斤、犀角玖個、用小箱壹個夫壹名，燕窩拾斤、哆囉呢肆疋、用小箱壹個夫壹名，紫膠香伍拾斤、用小箱壹個夫壹名，象牙貳百斤、用大箱貳個夫肆名，通大海壹百斤、用大箱壹個夫貳名。

以上共用大箱叁拾伍個，每個用夫貳名，小箱拾伍個，每小箱貳個用架壹副，每副用夫貳名，共用夫捌拾伍名，烏木、蘇木共夫玖拾玖名，表亭上下架共夫拾貳名，通共夫壹百玖拾陸名。

四、使臣等應用夫馬船隻及廩給口糧：

正貢使丕雅史滑里遜通那突，副貢使帕窩沒悉呢嚷喔撫突，叁貢使朗拔察那丕汶知突，肆貢使汶丕匹洛遮，辦事正通事官謝上金，番書記乃司，漢書記鍾英，番醫生乃英，番吹手乃氈、乃美挨、乃孔、乃發、乃美，番漢跟役乃春、乃永、乃嗎、乃律、乃汶、乃坎民、乃里、王成，以上共貳拾壹員名。貢使通事官伍員，每員行李衣箱貳擡，共計拾擡，每擡夫貳名，共夫貳拾名。貢使肆

員，通事壹員，共伍員，每員廩給壹分，每分銀壹錢，共廩給伍分。每員坐馬壹匹，共馬伍匹。番書記、漢書記、番醫生、番吹手伍名，番漢跟役捌名，共壹拾陸名，每名口糧壹分，每分銀伍分，每名馬壹匹。以上計廩給伍分，口糧壹拾陸分，馬貳拾壹匹。水路共用河船柒隻，每隻水手肆名，夫捌名，共用水手貳拾捌名，夫伍拾陸名。廣東伴送貢官貳員，夫拾陸名，馬肆匹。

十三乾隆五十五年八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本日據(廣東巡撫)郭世勳奏稱：暹羅國王遣使進貢祝釐，於七月十一日正貢船甫到，副貢船尚未抵粵。等語。該國王情殷祝嘏，恭進方物，閱其表文歡欣踴躍，具見悃忱。但現屆八月初旬，該國貢使抵粵較遲，□□□□□期到京，隨班慶祝，自毋庸卽令儹緊□□□□□勳將該國前後抵粵貢使入等，俱酌量令其緩程行走，於年底到京，隨入宴賞，以示朕體恤遠人至意。

按，此次使行所持方物，據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廣東巡撫郭世勳有一題本，計開：

番字金葉表文壹道，漢字表文壹道，表文亭壹座，壽燭拾對，金剛鑽壹斤，冰片貳斤，燕窩拾斤，沉香貳拾斤，犀角貳拾斤，孔雀尾伍拾屏，翠鳥皮伍百張，檀香壹百斤，降眞香壹百斤，砂仁米壹百斤，紫梗壹百斤，象牙貳百斤，荳蔻貳百斤，胡椒貳百斤，藤黃貳百斤，和嚨氈貳領。

又載冊開關于使臣此行用夫名數云：

表亭上架用夫八名，表亭下架用夫四名，壽燭貳百斤、用大箱貳個夫肆名，沉香、犀角、冰片、金剛鑽、用小箱壹個夫壹名，燕窩拾斤、和嚨氈貳領、用小箱壹個夫一名，象牙貳百斤、用大箱貳個夫肆名，孔雀尾伍拾屏、翠鳥皮伍百張、用小箱貳個夫貳名，荳蔻貳百斤、用大箱貳個夫肆名，砂仁米壹百斤、用大箱壹個夫貳名，胡椒貳百斤、用大箱貳個夫肆名，藤黃貳百斤、用大箱貳個夫肆名，檀香壹百斤、用大箱壹個夫貳名，降眞香壹百斤、用大箱壹個夫貳名，紫梗壹百斤、用大箱壹個夫貳名。以上共用大箱拾肆個，每個用夫貳名，小箱肆個，每小箱貳個，用架一副，每副用夫貳名，共用夫叁拾貳名，表亭上下架共夫拾貳名，通共夫肆拾肆名。正貢使拍簪令思遠那末帕剎禿，副貢使咽疎越理買抵屋八禿，正通事官王天秩，副通事官胡德欽，番書記乃疏羅，漢書

記王成，番醫生乃寸，番吹手乃孔挨、乃英、乃撢、乃將、乃唱，番漢跟役乃竟、乃孔內、乃巧、乃蠻、乃歷覽、乃歷巧、乃元、乃孔巧、李斗，以上共貳拾壹員名。貢使通事共肆員，每員行李衣箱貳擡，共計捌擡，每擡夫貳名，共夫拾陸名。每員廩給壹分，每分銀壹錢，每員坐馬壹匹，共馬肆匹，番書記、漢書記、番醫生、番吹手伍名，番漢跟役玖名，共壹拾柒名，每名口糧壹分，每分銀伍分，每名馬壹匹，以上共計廩給肆分，口糧壹拾柒分，馬貳拾壹匹。水路共用河船伍隻，每隻水手肆名，夫捌名，共用水手貳拾名，夫肆拾名。廣東伴貢官二員，夫拾陸名，馬肆匹。

檔案內記這次暹羅使臣來朝，除上引廣東巡撫題本不述外，其後該撫又有一奏本，於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初三日奉硃批，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禮部亦進奏本一件，總此兩文件，其大意是在說明右錄方物，係由正貢船載來的，另外尚有副貢船載馴象二隻，「因風色不順，未知收泊何處」？大抵言之，應俟抵境後奏明辦理。而上面所錄的貢品，於乾隆五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自廣東省起程（即廣東撫臣具題之日），同年十二月十九日到京，這段行期，算起來也幾及三月之久，參前後所記，大約這也是一定的限期，俾得如期（年底）向禮部報到，隨入年班一同慶賀和參加保和殿除夕筵宴的。

十四嘉慶元年正月二十四日禮部題本：「爲循例進貢事：上年十二月內，據暹羅國王鄭華差來正使呸雅梭挖粒巡段押撥蒻昭突等恭進該國例貢方物前來。該臣等查得定例內開：暹羅國三年一貢，無定額，或有加進之物，聽其隨宜進獻，俱准收受。等語。今該國王鄭華恭進例貢方物，臣部已於上年十二月內奏交內務府照數查收，理合照例分晰繕寫清單，恭呈御覽」。

十五嘉慶十四年十月十七日內閣抄出兩廣總督百齡等奏本：「竊照暹羅國王遣使賫貢祝嘏，於八月初間到粵緣由，經奴才奏奉諭旨：暹羅國王因萬壽慶節特遣使臣，情殷叩□，□於至誠，自應准令來京，着照例委員伴送，於十二月抵京，令其於元旦令節隨班慶賀……奴才等……遵即傳知該使□□□感鼓舞，敬恪遵行。茲謹將收貯公所各□□□金葉表文，漢字表文，仍交該貢使拍簪鸞史藩擺圪哪車突啷史滑厘邁知握不突等領賫，遴委惠州府知府和琭額、連陽營遊擊恒仁伴送，於九月二十八日由粵起程，計算程期，行走八十餘□，□□二月中前後可以抵京」。

十六嘉慶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內閣抄出兩廣總督蔣攸銛等奏本：「爲遵旨酌令暹羅國貢使由粵起程，恭摺奏聞，仰祈聖鑒事：竊照暹羅國遣使拍咖圪哩巡段亞排哪車突等來廣入貢，恭謝天恩。經臣等先將該貢使賞貢到粵緣由具奏，茲于本年九月十五日欽奉諭旨：着于奉到諭旨後，計算廣東到京日期，酌令起程，俾該貢使于封印後到京，以便年底瞻覲，新正一體宴賚……欽此。遵卽督同藩臬兩司，遴委雷州府知府雷學海、署連平州事候補通判黃錡、督標前營參將張光寧三員伴送。併將收貯公所各貢品及金葉表文漢字表文，謹交該貢使領賞，于九月二十五日由粵□□□□□□粵到京程途，水陸行期約需八十餘日。已飭各委員等□□□□送，並照料貢品，小心行走，俾該貢使于封印後到京，不致遲悞」。　　按，奏內所云「暹羅國遣使入貢恭謝天恩」一語，參清史稿暹羅傳，當指鄭華之子鄭佛嗣封王位之事而謝恩，如傳云：「嘉慶十四年秋，鄭華卒，世子鄭佛繼立，遣使入貢請封。十五年，封鄭佛爲暹羅王，給誥命、駝紐鍍金銀印，交使賫回」。考鄭佛受封經過，檔案內查出嘉慶十五年十月二十八日禮部移會一件，爲嘉慶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內閣抄出兩廣總督百齡廣東巡撫韓封奏摺，摺內有「嘉慶十五年九月初十日暹羅國賫貢使臣抵粵」字樣，同時更于摺末附一片奏云：

> 臣百齡、臣韓封跪奏：再臣等查閱暹羅大庫另稟內稱：該國王鄭華自蒙恩勅賜寶瑞，迄今二十八年，上年七月內，鄭華因病服藥罔效，授位于嗣子鄭佛權理國政，以候天朝誥命恩封，伏乞代爲轉奏。等情。並恭閱繹出鄭佛所進表文內，亦有嗣臣未奉聖旨，未敢擅便之語。此次該國使臣賫貢遠至，雖非專爲請封，而該國之歸順天朝，尊崇勅命，察其詞意，實係出于至誠。伏查乾隆五十二年該國王鄭華受封時，因鄭華聲明伊父鄭昭將印遺失，故蒙重頒勅印，交該國使臣領賫回國。今鄭佛既表稱鄭華已將天朝寶瑞受領，恭候聖旨應否特頒勅諭一道？查照勅封鄭華之例，交此次使臣賫回，以彰天寵，而惠藩封，伏候聖裁。除將鄭佛乞恩表文，隨進貢表文呈覽外，謹將附片具奏，伏乞睿鑒。謹奏。

讀清史稿暹羅傳，須再檢查檔案，始能究出事之眞實性，比如本傳記鄭佛受封時，既給予誥命一道，又更頒賜鍍金銀印一顆，其實並非如是。蓋「鍍金銀印」一項，卽奏

內所說的「寶瑞」，而「寶瑞」之用，只係專用於所謂「事大文書」，也就是藩國關于父子相承時之「傳世之寶」，原非每一賜封之役都有一次賜印的。此觀奏內所述鄭佛表文之詞可以爲證，如云：「今鄭佛既表稱鄭華已將天朝寶瑞受領，恭候聖恩應否特頒勅諭一道」？據此，則清史稿關于「給誥命駝紐鍍金銀印」之所云云，當然又係出于修史者之錯誤。凡此錯誤，就本文前後所論亦記之多矣，「盡信書不如無書」，書冊所載，誠有難乎其爲信史之言也。

又，鄭佛於受封之後，嘗有謝恩表文一道，卽當初所謂譯出之件，在民國二十二年前，作者嘗於北平午門城上歷史博物館陳列室得見之，並錄一副本保存至今，譯本爲一殘件，因之年月亦亡失無可據。不過參殘件最後有所謂「誥封遙頒，錫帶礪於遐方」等語，其意義固極明顯，正是爲了「勅賜封號」而說的，因其如此，於是乎奏本內(指前者嘉慶十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兩廣總督蔣攸銛奏本)所說的「遣使入貢恭謝天恩」又更是事之當然。這一當然，自然不外全係乎史料之相互配合而成，所以表文雖曰一殘件，但其關于對證史事的要點，則其價值之所在卽引常語所說甚麼「一字值千金」的話也不爲過。今謹將暹羅國王鄭佛謝恩表文轉錄如下，是亦作者特別爲暹羅文獻傳布史料之一微意也。

> 臣暹羅國王鄭佛，誠惶誠恐，稽首叩首百拜，恭爲遵例貢大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伏以帝德巍峩，達乎雕題鑿齒，皇仁浩蕩，施於北狄東夷。文則右召左周，武亦方叔召□，□□□□□□會，正河清海晏之時。□□□大皇帝智由性產，勇自天生，治□□□唐虞，道德宗諸文武。繼離明而照四國，恩覃海滋山陬，握乾坤以撫萬邦，澤遍中華異域，宜乎保民如同保赤，允矣乃聖無異乃神。臣地處偏隅，躬居僻壤，有社有稷，祧幸承自先人，爲翰爲屏，符實受於帝眷。慶梯航於萬國，誥封遙頒，錫帶礪於遐方(下缺)

十七嘉慶二十年十月初八日禮部奏本：「爲請旨事：暹羅國王鄭佛遣使補進嘉慶十八年例貢來京，又該國王遣使賫帶方物備補到粵，奉旨作爲二十一年例貢，所有兩次賞賜物件，前經臣部具奏，奉旨着照例賞。欽此。(中缺)臣等謹將現擬(賞賜物件)等項分繕清單，恭呈御覽，伏候命下臣部行文各該衙門預備，屆期送至午門前，臣等驗看現在所開名目，分別頒給。其兩次賞賜國王王妃物件，臣部開單移送內閣撰入勅

書，交該使臣敬謹賫回。使臣照例在臣部筵宴，遣令回國，仍行文兩廣總督廣東巡撫，於使臣到省時，幷留粵之使臣一併筵宴一次。」

十八嘉慶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一日兼署兩廣總督……康紹鏞題本：「爲……嘉慶二十四年暹羅國王鄭佛遣使呸唯唆滑里巡段呵叭臘車突等，齎捧表文方物來廣恭進例貢，經臣恭摺具奏，遴委文員廉州府知府何天衢、廣州府海防同知鍾英、署潮州鎭右營遊擊事瓊州鎭右營都司常永，於九月間伴送起程。今於九月十六日奉到硃批：知道了。欽此。轉行遵照，茲據廣東布政使魏元煜會同兼署按察使盧元偉詳稱：暹羅國恭進表文方物，敬謹安置懷遠驛館，已於九月十一日恭驗，其正副貢船二隻壓倉貨物，亦據起貯行內，造冊呈繳前來。該貢使等遵於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恭捧表文方物在廣東起程，委員伴送赴京，所有進京員役二十六員名，沿途需用夫馬船隻廩糧，照例塡給勘合應付。遴委廉州府知府何天衢、廣州府海防同知鍾英、署潮州鎭右營遊擊事瓊州鎭右營都司常永伴送貢使赴京，據報，於嘉慶二十四年九月二十六日自廣東省城起程，相應造冊詳請察核具題。併聲明正副二貢船來廣壓倉貨物，應請照例均免其徵稅。等由前來，臣覆核無異，除冊送部查核外，臣謹題請旨」。

十九道光二年十月二十日兩廣總督阮元題本：「爲……道光二年暹羅國王鄭佛遣使呸雅梭挖里巡段呵排臘車突等，齎捧表文方物來廣恭進例貢，竝遣使臣預期恭賫貢物候祝癸未年萬壽……」。　　按，萬壽貢物，據阮元道光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另一題本，記之如下：

> 暹羅國恭進萬壽貢方物：漢字表文壹道，番字金葉表文壹道，表□亭壹座，大壽燭伍對，每對肆拾斤，小壽燭伍□，每對貳拾斤，冰片貳斤，金剛鑽壹斤，沉香貳拾斤，燕窩壹拾斤，犀角貳拾斤，喃嚕毯貳領，檀香貳百斤，降眞香壹百斤，荳蔻貳百斤，砂仁貳百斤，胡椒貳百斤，翠毛伍百張，孔雀鈴(翎字誤)伍拾屛，象牙貳百斤，藤黃貳百斤，紫梗貳百斤。

又另件內有道光四年正月初三日題本一殘件准禮部咨關于所有例賞緞疋等項云：

> 計黏單一紙內開：賞國王：敕書壹道，錦捌疋，字緞捌疋，蟒紗肆疋，蟒襴紗肆疋，羅緞捌疋，紗拾貳疋，緞拾捌疋，素春紬拾捌疋。賞王妃：字緞肆疋，蟒紗貳疋，蟒襴紗貳疋，羅緞肆疋，緞陸疋，紗陸疋，素春紬陸疋。賞貢使貳

員：羅緞各叁疋，緞各捌疋，素春紬各伍疋，棉紬各伍疋，素紡絲各貳疋，布各壹疋。賞通事貳名：緞各伍疋，素春紬各伍疋，棉紬各叁疋。賞從人十七名：棉紬各叁疋，布各捌疋。賞伴送官叁員：彭緞袍各壹件。

是行使臣所有由廣東進京關于打一個來回的日期，以月計之，幾及八個月之久，據殘本，卽於道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自廣東省城赴京，道光三年九月初一日自京起身，道光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回抵廣東。參前記每一使臣之行，其所需日期大抵都是如此這般的，以日言之，也就是二百三十多天。而眞正用於在沿途上行走的日期，以單程計算，不外八十餘日或者只僅八十日而已，如道光三年九月初一日由京起身，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回抵廣東，便是八十天（中間如逢一個小月，又當只有七十九天）。再合雙程計之（卽一個往回的行期），當爲一百六十餘日，這是專就行路而言。至于使臣等在京盤桓的時間，大約也正是我在前面所說的不外要在一兩個月以上，例如由此行的二百三十餘日，除去走路一百六十日，其餘便是在京住居的日期，卽七十多天，易言之，也就是兩個多月的了。像這一類的日期之分析，只爲說明每一暹羅使臣在中國境內所需的時日是如此。如再就在大洋中之一來一往的航程，卽自暹羅本國和廣東之間的這一段的航程，由今日言之，似乎也不能作一實在的估計，總因大洋中假使風帆不順（遭風失事的尤爲海上常有之事），則時日更多，試以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九日之一使行爲例（見前），卽約共歷時十七個月，除去假定在中國境內通常都是需要八個月的話，那麼，則下餘的八九個月當係全都飄流于大洋之上了。這些史事，由暹羅言之，都是所謂當時的大事，都是當年暹羅使臣爲了「禮文往來」不憚「梯山航海」的艱險同時還負着一個重要使命的大事。這些大事，現在已無人注意及之，所以本文前面旣已一再論其大概，茲更詳述於此，以見當日暹羅是怎樣地「切切在心」集其全部精神以與中國交好而已。

二十封面記有「道光六年五月十四日下禮」字樣關于兩廣總督阮元殘題本：「爲……道光伍年暹羅國遣使來廣入貢，竝請敕封，貢船在洋遭風，所載貢品方物盡行沉失，竝淹斃水手人等多名，僅有貢使同通事跟役八等抵省，內有貳貢使染患瘧疾，經臣會同撫臣成格恭摺具奏」。又道光伍年拾壹月貳拾陸日禮部奏本：「爲奏聞事：竊照暹羅國世子鄭福遣使呸雅梭挖里巡段呵排臘車突等恭進例貢，竝請勅封，該國貢船在洋遭風，業經奉旨令該使臣毋庸來京。應否照例頒給賞件？臣部於本月拾陸日具

奏。奉旨：照例頒賞。欽此」。　　按，此照例頒賞一事，其物件及數目，據阮元殘本載禮部黏單一紙內開：

賞暹羅國王王妃及使臣員役物件單：賞國王及王妃誥敕貳道。賞國王：錦捌疋，蟒緞肆疋，蟒襴緞肆疋，蟒紗肆疋，蟒襴紗肆疋，羅緞捌疋，紗拾貳疋，緞拾捌疋，紡絲拾捌疋。賞王妃：蟒緞貳疋，蟒襴緞貳疋，蟒紗貳疋，蟒襴紗貳疋，羅緞肆疋，緞陸疋，紗陸疋，紡絲陸疋。賞貢使肆員：羅緞各叁疋，緞各捌疋，紡絲各柒疋，絹各伍疋，布各壹疋。賞通事壹員：緞伍疋，紡絲伍疋，絹叁疋。賞從人捌名：絹各叁疋，布各捌疋。

二十一　道光玖年正月貳拾肆日兩廣總督李鴻賓題本貼黃：「爲恭報暹羅國貢使開船回帆日期，仰祈聖鑒事：該臣看得道光柒年暹羅國遣使呸雅沾煖舒攀哪叭臘車突等，恭賫表文方物來廣，赴京進貢謝恩，經臣會同前撫臣成格恭摺具奏，欽奉諭旨准貢。遵於道光柒年玖月初六日委員伴送赴京，緣貢船壞爛，不能駕駛回國，所有貢船商梢水手人等，權在省河停泊，俟下年貢使京旋，另議回帆，又經題明飭遵在案。嗣准禮部咨，具奏暹羅國使臣等到京日期，奉旨：知道了。欽此。又准禮部咨，具奏暹羅國恭進謝恩貢物，請賞收，奉旨：交內務府伺候呈覽。欽此。又准禮部咨，具奏賞賜暹羅國王王妃及來使員役緞疋等物，併令到省時筵宴壹次，奉旨：知道了。欽此。又准禮部咨，暹羅國貢使員役自京起身，移咨轉行粵海關照例免稅。又准禮部咨，暹羅國貢使員役，定於貳月初玖日，令其起程。等因，均經轉行遵照。茲據布政使阿勒清阿會同署按察使耿維祜詳稱：據廣州府詳，據南海番禺貳縣轉據貢使呸雅沾煖舒攀哪叭臘車突等稟報：使等於道光捌年貳月初九日在京起身，伍月初玖日回抵廣東省城，安頓懷遠驛館，業蒙照例筵宴。其貢船因值壞爛，現已修整完好，使等擬於道光捌年拾貳月拾玖日恭齎敕書及御賜物件回國。等由到司，除委員監看回帆貨物，併移行護送出境外，所有道光柒年暹羅國貢使呸雅沾煖舒攀哪叭臘車突等，乘坐原船開行回國日期，相應詳請察核題報。等由前來，除揭報部科查核，併行文暹羅國王知照外，臣謹題請旨。

二十二　兩廣總督李鴻賓殘題本：「爲……暹羅國王遣使具表補進例貢，竝另表叩賀天喜，現已行抵粵東緣由一摺，今於玖年捌月貳拾柒日奉到硃批：另有旨。欽

此。同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兩廣總督李鴻賓、廣東巡撫盧坤，道光玖年捌月初捌日奉上諭：李鴻賓等奏暹羅國王遣使具表補進例貢，竝另表叩賀天喜一摺，暹羅國王上年屆當例貢之期，遣使入貢，因船隻在洋遭風，貢品沉失，茲復備具表文方物，遣使補貢，竝因擒獲張逆，具表叩賀，情詞恭順，甚屬可嘉。所有應修貢船，著准其先行回國修整，其壓倉貨物，照例免稅。該貢使現已行抵粵東，著卽飭令按程行走，如年內不能到京，卽遲至明年正月，亦無不可，將此諭令知之。欽此」。

二十三 兩廣總督盧坤等奏本：「爲……道光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奉到上諭：盧坤等奏，暹羅國本年屆當例貢之期，該國王鄭福如期遣使恭賫表文方物入貢，並謝上次賞賜如意緞疋之恩，現已行抵粵東。等語。暹羅國王恪共藩服，如期遣使入貢，誠悃可嘉。該貢使現已抵粵，著卽派委妥員伴送使臣，令其於本年封印前到京，其帶來壓倉貨物，照例免稅。至該國大庫所請將貢船先行回國修整之處，着照所請行，將此諭令知之。等因，欽此。臣等遵卽督同藩臬兩司，遴委高州府知府王貽桂、連山綏猺同知李雲棟、調署潮州鎭中軍遊擊事南韶連鎭中軍遊擊拴住三員伴送，並將收貯公所各貢品及漢字表文金葉表文，謹交該貢使等領賞，於九月初十日由粵省起程。計算由粵至京，水陸程期八十餘日，封印前儘可到京，已飭各委員等一路妥爲伴送，迅速行走。臣等仍先行移咨經由各省督撫臣轉飭沿途地方官照例撥護，務期及早抵京，不致遲誤。除飭令該國大庫將貢船先行回國修整，其壓倉貨物，照例免稅外，所有委員伴送貢使起程日期，理合會摺具奏」。

由第21一文件，再連同第22及第23兩文件，共計是三件，這三件都因原本過長，本文爲篇幅所限不便錄其全文，而只摘要記之。但由此摘要合而觀之，作者具有若干意見，特拈出分析如下，一則不外爲著借題發揮，一則應卽作爲本文的結論：(一)暹羅每一使臣之行，僅就當時清國內外所行的文書，如爲每個使臣都編纂「使行錄」的話，當可集成一巨帙。例如道光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兩廣總督一題本，所述禮部咨便有五次之多，實際咨文之外，更有許許多多上達的奏本和題本(每一題本奏本所附的副本及揭帖俱不計)，這是無法估計的，這都是禮部一些應辦的文書。廣東地方則係接待使臣之第一站，其總督巡撫等衙門文書之繁，更是勢所必然。其他還有沿途經過各省的地方，關于使臣之一來一往，照例都有文書報告的，自府縣以至於督撫，差不多每個官兒都

有文書上達的，那也就是府縣達於督撫，督撫達於朝廷之類。同時又有朝廷歷次下達的上諭，說起來都是含有重要性的。凡此種種，特只就當時每一使行的文書而言，其數量之煩，是固不難想像而知的。至於有時有些使臣往往將一路見聞之事自成一書的，如乾隆四十五年朝鮮朴趾源所撰「熱河日記」(凡六册，約共二十餘萬字，最近已刋入中華叢書行之于世) 一書，便是一例。我想，像這類的日記，一般外國使臣只要一入中華境內多多少少都該有的，暹羅使臣也不會例外，多少當有著錄，只是歷時久遠現在也無從加以查考罷了。(二) 貢品在洋遭風沉失的，跟着又再補送一分，其名曰「補貢」，凡此「補貢之使」在整個清代二百多年中究竟有過多少次，姑不論。總而言之，就算照例的三年一次罷，試以使者的行期計之，比如我在前面所說的每屆使臣往回既然都須一年半，那，又該這樣說上屆的使臣剛剛歸到本國，而下屆的使臣必須接着就要出發的，關于往回也是一年半，二者共計正合乎三年一次的規定，這是專指例貢而說的。例貢之外，往往又常有隨事遣送之使，如慶祝萬壽及慶賀大捷(題本內所說的叩賀擒獲張逆，係指道光七年平定回部張格爾之役) 等等不一而足，都是「有事之使」之一類。這些使臣，再包括例貢之使在內，則有清一代關于暹羅所有使价之行，大概言之，似乎不外「前者未還，而後者繼，循環絡繹，無有休息」之一情形的。這都是過去的史事，所謂清史稿暹羅傳都是略而不談的，茲者所述，僅據殘餘檔案內所見若干有關的例證作一研究之資而已。(三)暹羅貢使關于每行所有運來運去的「壓倉貨物」，可以得到四次「照例免稅」的優待：第一次，貢使來時隨帶的貨物 (暹羅土產)，第二次，貢船「先行回國修整」時運去的貨物 (中國土產)，第三次，貢船於修整完好後復又駛至中國以接回貢使爲名時携來的貨物 (暹羅土產)，第四次，貢使在中國事畢登船返國所有隨船附帶的貨物 (中國土產)，總上四次運來運去的貨物，都稱之曰「壓倉貨物」，而且每一使行都是這樣的運法，都是例定的四次「壓倉貨物」從來不徵一稅的。凡此情形，由清國言之，當然也正是所謂「厚往而薄來」以待「與國」而已。然由暹羅言之，其於該國的經濟實有莫大的利益，一面又很可以看出暹羅於清國關于「禮文往來」的使者「前後相望」之一史事，換言之，還不是爲了「往來貿易」以及中國的特別厚待罷了。

附　記

本文於寫成之後，由檔案中復又查出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五日禮部題本一殘件，本

內具題情節，與證明「賜印」之事有關，自應附此一說。檢前文所述清史稿，暹羅於清初，卽在乾隆年以前，曾經有過兩次的賜印，一爲順治九年，一爲康熙十二年。可是這兩次賜印，由于作者不無懷疑之處故加小註云：「也許兩次賜印爲一事，這也無關大體，不必深究。」此一小註，現在更須申明一下，就是說，前者之順治九年暹羅雖有請印之舉，但請而未給，直至康熙十二年大約由于暹羅之一請再請，於是乎才允其所請查例鑄給的。今讀康熙十二年禮部殘題本，足證作者小註之意見完全爲事實，再由此題本，又可校出清史稿之記事，往往有些於應當說明處而不爲說明，是眞所謂誤後人不淺也。茲特據題本將其全文錄出，以爲質證之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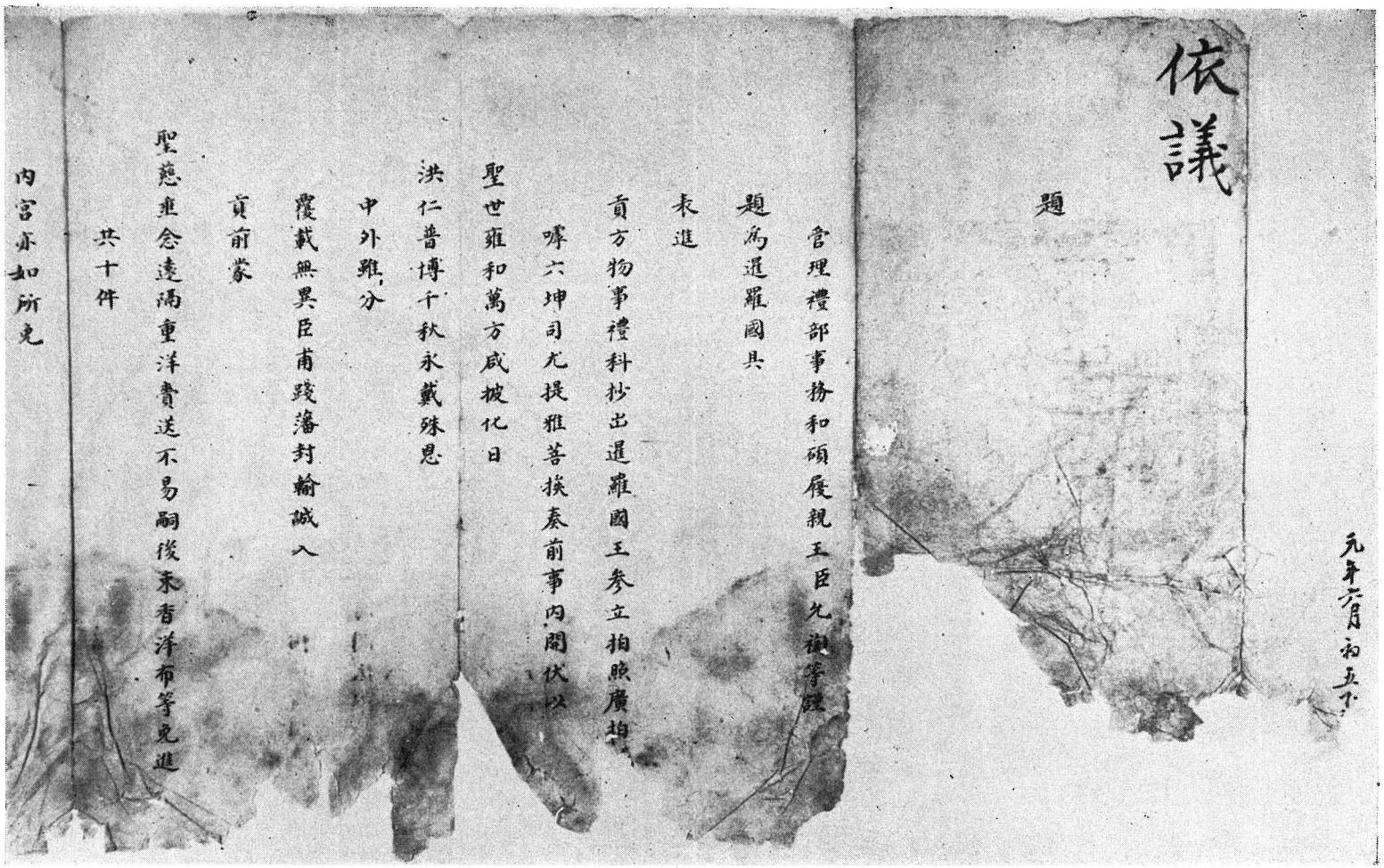
(上缺) 表文內未敢瑣瀆請給印， 俟再來進貢， 題請勅印。等語。其勅印之事，相應俟該國王題請之日再議。等因具題，奉旨：依議。欽遵在案。康熙柒年拾壹月內，臣部爲暹羅國□官握耶大庫達部咨呈，內開：本國王吩咐，明季舊頒勅印，因天□火變，供奉勅印宮殿，盡爲煨燼，以致勅印無存，當大國鼎新之後，先經耑差使臣具貢呈報在案。至於懇頒新勅印，此在大國洪恩寵錫，本國仰瞻聖德，欽賞勅印文憑，便於入京朝貢。等語。但該國王未□題請勅印，不便據伊國陪臣之言遽議，應俟該國王題請之日再議。等因具題，奉旨：依議。遵行在案。會典開載，洪武拾年遣人齎詔暹羅國及印往賜之。又查康熙伍年伍月內，安南國黎維禧懇請封王之時，已經照洪武例，封黎維禧爲安南國王。今暹羅國王奏表內稱：明季舊頒勅銀印， 卑國以憑進京朝貢， □因宮殿火煨無存，今進京朝貢，無可爲憑，伏望□恩頒賜勅銀印，以光屬國。按古例：貢船叁隻到□，貢使捧表進京朝貢，其船置辦國需，隨汛回國。等語。查康熙柒年拾壹月內，臣部爲海禁森嚴，嗣後進貢來船，如有往返接探者，永着停止。等因具題，奉旨：依議。已經欽遵在案。除船隻緣由無容再議外，至於暹羅國王森烈□臘照古龍拍臘馬哮陸坤司由提呀菩埃，誠心向化，航海請封前來，應照安南國王例封行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康熙拾貳年貳月貳拾日題，本月貳拾貳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於貳月貳拾叁日到部。案查康熙伍年伍月內，安南國黎維禧爲懇請封王，臣部照洪武時例，封安南國王，給與誥命駝紐塗金銀印封行在案。該臣等議得暹羅國王森烈拍臘照古龍拍臘馬哮陸坤司

由提呀菩埃，誠心向化，航海請封前來，應照封安南國王例封行。等因具題，奉旨：依議。今暹羅國王照安南國王例，誥命內閣撰擬，駝紐塗金銀印臣部鑄造，至於遣封前往官員人等坐去船隻及應行事宜，再議具題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康熙拾貳年叁月初捌日題，本月初拾日奉旨：依議。欽此。欽遵，於本月拾壹日到部。該臣等議得冊封暹羅國王照封安南國王例，誥命內閣撰擬，駝鈕塗金銀印臣部鑄造，至於遣封官員人等坐去船隻及應行事宜，再議具題。等因具題，奉旨：依議。欽此。今遣封正使壹員，副使壹員，賫捧誥命及印往封，係航海而去，其正副使官跟役人等，及護送官兵，人數甚多，須用堅固好船貳隻，相應請勅工部查□，若有見存可以航海大船，即行具題，如□聽工部勒限速行置造新船，俟造完具題到部之日，臣部開列職名請旨遣往。其見在暹羅國貢使人等，如留邊候封時方遣，糜費錢糧甚多，臣部將貢使人等俟賞賜筵宴畢，照例先遣發回伊國。其遣封官員不知海道如無暹羅國人指引，難以前往，應移文該國王，特遣伊國人至廣迎接誥印及遣封官員，引路同往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康熙拾貳年叁月貳拾柒日題，肆月初壹日奉旨：冊封暹羅國王，渡海道遠，風濤有悞，亦未可定，這誥印應否交付進貢官，爾部再行察例議奏。欽□。欽遵，於本月初貳日到部。查會典開載：古里大國西洋諸番之會，永樂叁年，其長沙米的遣使朝貢，封爲古里國王，給印誥。滿剌加國，永樂叁年，其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奉金葉表文朝貢，封爲國王，給印誥。蘇門答剌國，國濱海，永樂叁年，其長宰奴里阿必丁遣使朝貢，封爲國王，給印誥。

該臣等議得故明永樂時，古里等國遣使朝□，各給誥印，並未開載遣人往封字樣。今遣封暹羅國，航海隨去官兵甚多，又需月日，暹羅國迎送勞苦，相應不必遣官，令來使賫捧前往，□皇上柔遠至意，得以遠被外國。應將誥印即速撰造完備，並□用印匣黃絹等物，於該部移取，俟貢使照例賞賜筵宴畢，臣部堂司官員及鴻臚寺官，穿朝服，在午門前恭設几案，將貢使等，鴻臚寺官引行三跪九叩頭禮，跪領誥印。臣部移咨該國王，□王親身出城恭迎誥印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題請旨。康熙拾貳年肆月拾伍日。經筵講官，左侍郎、加壹級臣

常鼐（以下銜名甚多，從略）。

作者自：本文在寫作時（1958），承美國洛氏基金會資助，特此致謝。


依議

題

元年六月初五日

管理禮部事務和碩慶親王臣九齡等謹

題為遣羅國貢

表進

貢方物事禮科抄出遣羅國王參立拍照廣咱

嘽六坤司尤提雅菩挨泰前事內開伏以

聖世雍和萬方咸被化日

洪仁普博千秋永戴殊恩

中外雖分

覆載無異臣甫踐藩封輸誠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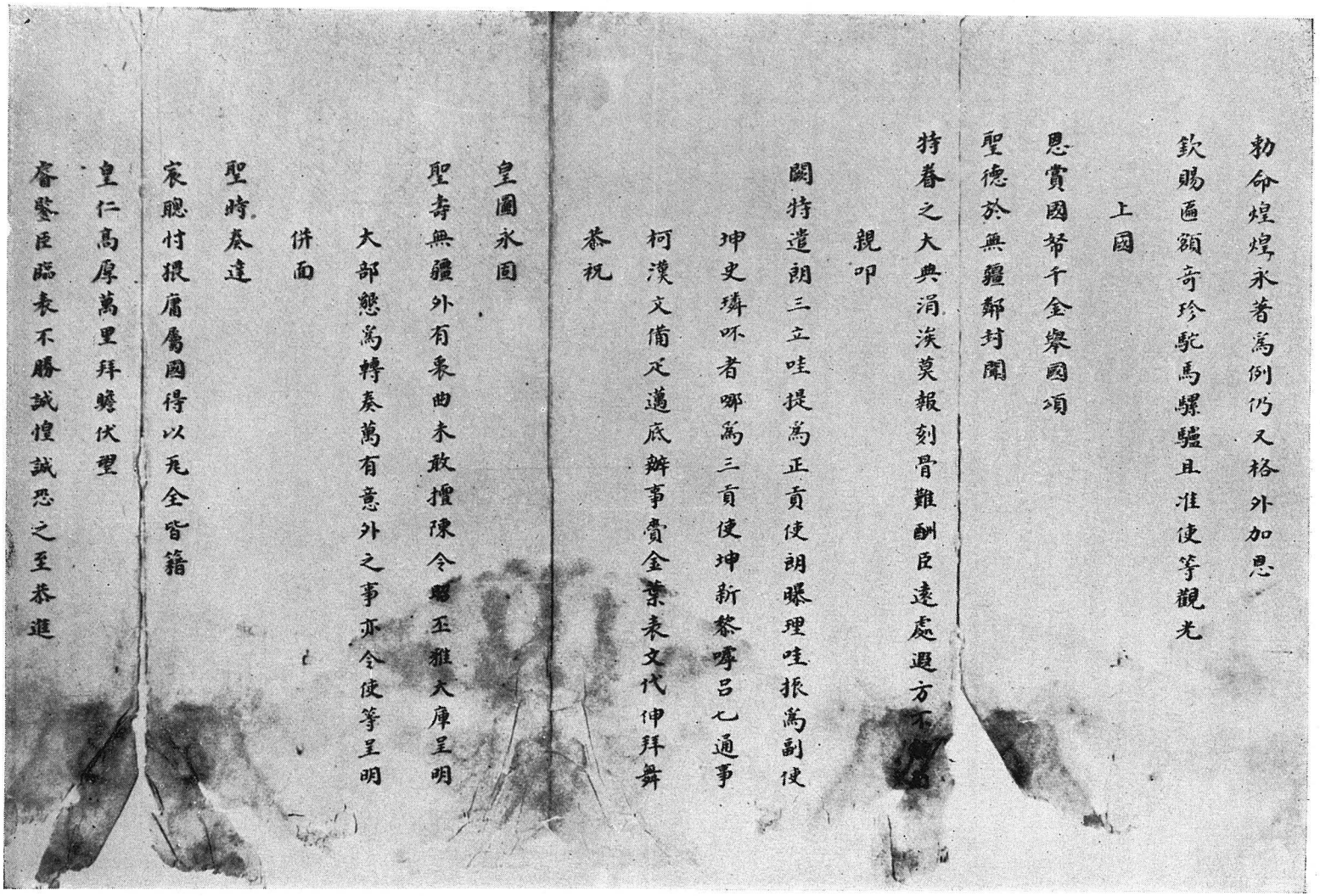
貢前蒙

聖慈垂念遠隔重洋賚送不易嗣後來香洋布等免進

共十件

內宮亦如所免

乾隆元年六月初三日禮部題本。紙地：縱二五·二公分，橫二三一·〇公分（每面六行，橫一一·九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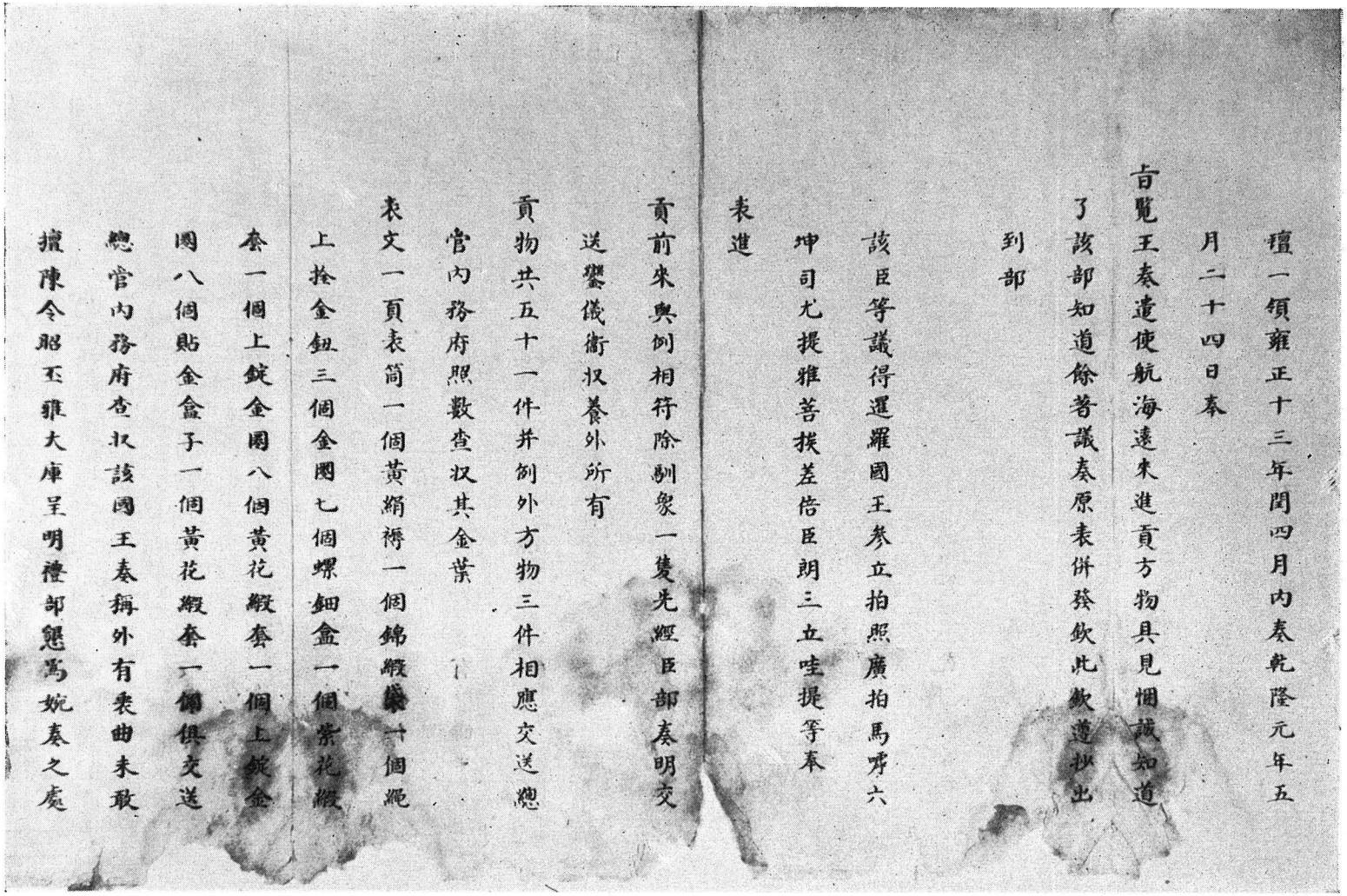


勅命煌煌永著為例仍又格外加恩
欽賜匾額奇珍駝馬騾驢且准使等觀光
上國
恩賞國帑千金舉國頌
聖德於無疆鄰封闡
特眷之大典涓涘莫報刻骨難酬臣遠處遐方不
親叩
闕特遣朗三立哇提為正貢使朗曝理哇振為副使
坤史璘吽者哪為三貢使坤新參嚕呂七通事
柯漢文備文邁底辦事賫金葉表文代伸拜舞
恭祝
皇圖永固
聖壽無疆外有衆曲未敢擅陳令
都亞雅大庫呈明
大部懇為轉奏萬有意外之事亦令使等呈明
併面
聖時奏達
宸聰忖揆屬國得以免全皆籍
皇仁高厚萬里拜賜伏望
睿鑒臣臨表不勝誠惶誠恐之至恭進



御前方物剉象一隻龍涎香一斤上沉香二斤幼鍰
石一斤犀角三對象牙三百斤荳蔻三百斤腰
黃三百斤降香三百斤大楓子三百斤烏木三
百斤蘇木三千斤蕈撥一百斤土桂皮一百斤
樹膠香一百斤兒茶皮一百斤樟腦一百斤上
檀香一百斤硫磺一百斤翠鳥皮六百張孔雀
尾十屏潤紅布十疋大和蘭豆二碩上氷片一
斤中氷片二斤氷片油二十瓶薔薇露六十罐
共二十七件又於定例之外加進金銀二疋花
慢一條恭進

內宮前方物龍涎香八兩沉香一斤幼鍰石八兩
犀角三個象牙一百五十斤荳蔻一石五十斤
腰黃一百五十斤降香一百五十斤大楓子一
百五十斤烏木一百五十斤蘇木一千五百斤蕈
撥五十斤土桂皮五十斤樹膠香五十斤兒茶
皮五十斤樟腦五十斤上檀香五十斤硫磺五
十斤翠鳥皮三百張孔雀尾五屏潤紅布五疋
上氷片八兩中氷片一斤氷片油十瓶薔薇露
三十罐共二十五件又定例之外加進太和蘭



禮一領雍正十三年閏四月內奏乾隆元年五
月二十四日奉
旨覽王奏遣使航海遠來進貢方物具見悃誠知道
了該部知道餘著議奏原表併發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
該臣等議得暹羅國王參立拍照廣拍馬哼六
坤司尤提雅菩拔差陪臣朗三立哇提等奉
表進
貢前來與例相符除馴象一隻先經臣部奏明交
送鑾儀衛收養外所有
貢物共五十一件并例外方物三件相應交送總
管內務府照數查收其金葉
表文一頁表箚一個黃綢褥一個錦緞袋十個絨
上拴金鈕三個金圈七個螺鈿盒一個紫花緞
套一個上鉸金圈八個黃花緞套一個上鉸金
圈八個貼金盒子一個黃花緞套一個俱交送
總管內務府查收該國王奏摺外有表曲未敢
擅陳令船王雅大庫呈明禮部懇為妥奏之處

臣部另行繕摺具奏可也臣等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

乾隆元年陸月　日

管理禮部事務和碩履親王臣允祹

經筵講官協辦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加一級臣三泰

經筵講官禮部尚書加二級臣仕蘭枝

左侍郎教習庶吉士加一級臣徐元夢

右侍郎加十級紀錄六次臣木和林

刑部左侍郎署理禮部侍郎事務加一級紀錄一次臣勵宗萬

刑部左侍郎管理禮部右侍郎事務加一級紀錄十次臣王　紘

主客清吏司掌印郎中臣佟　琦

郎中臣郭石渠

員外郎臣永　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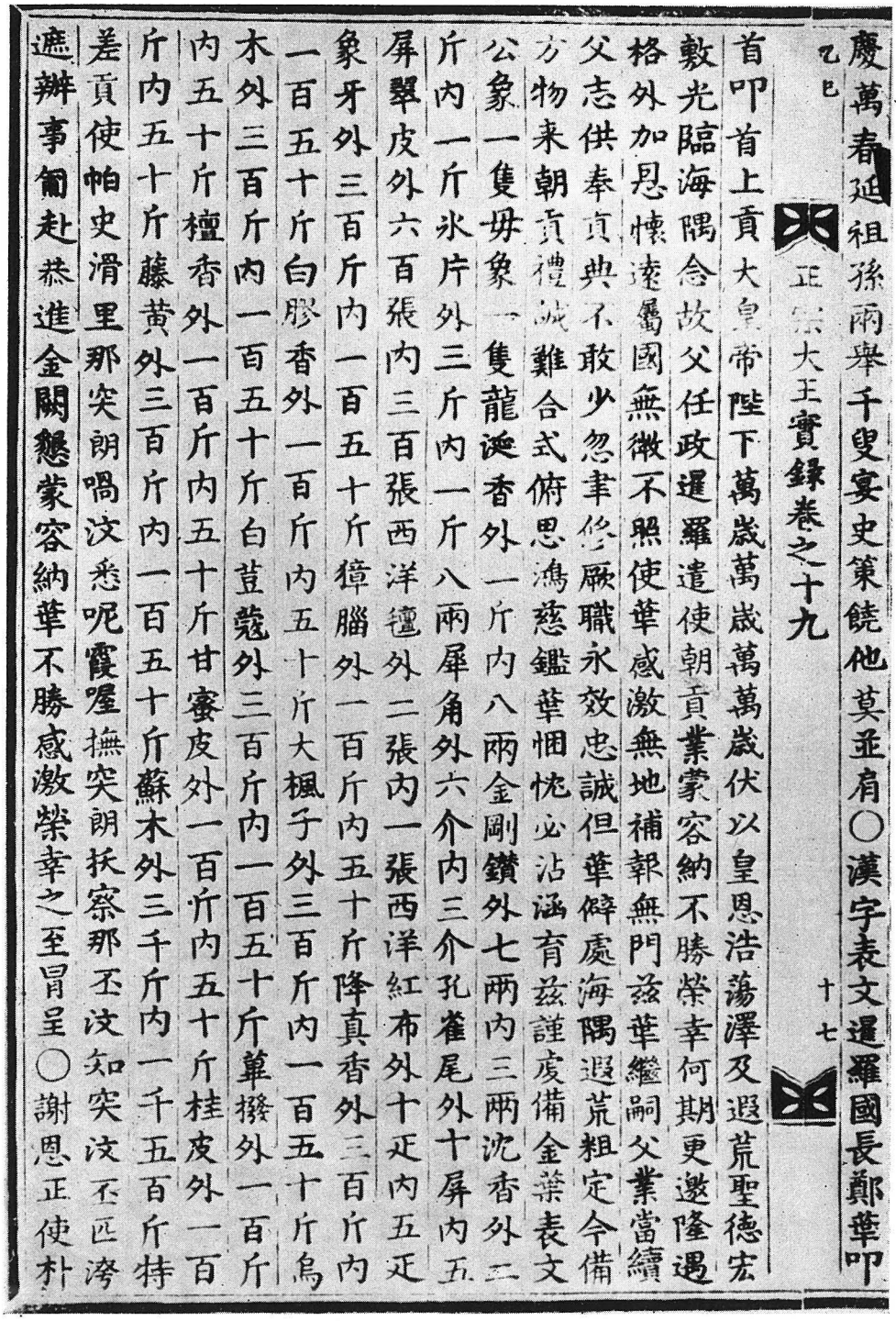
主事臣木爾德

主事臣張若靄

儀制清吏司掌印郎中臣雙雅山

郎中臣周祖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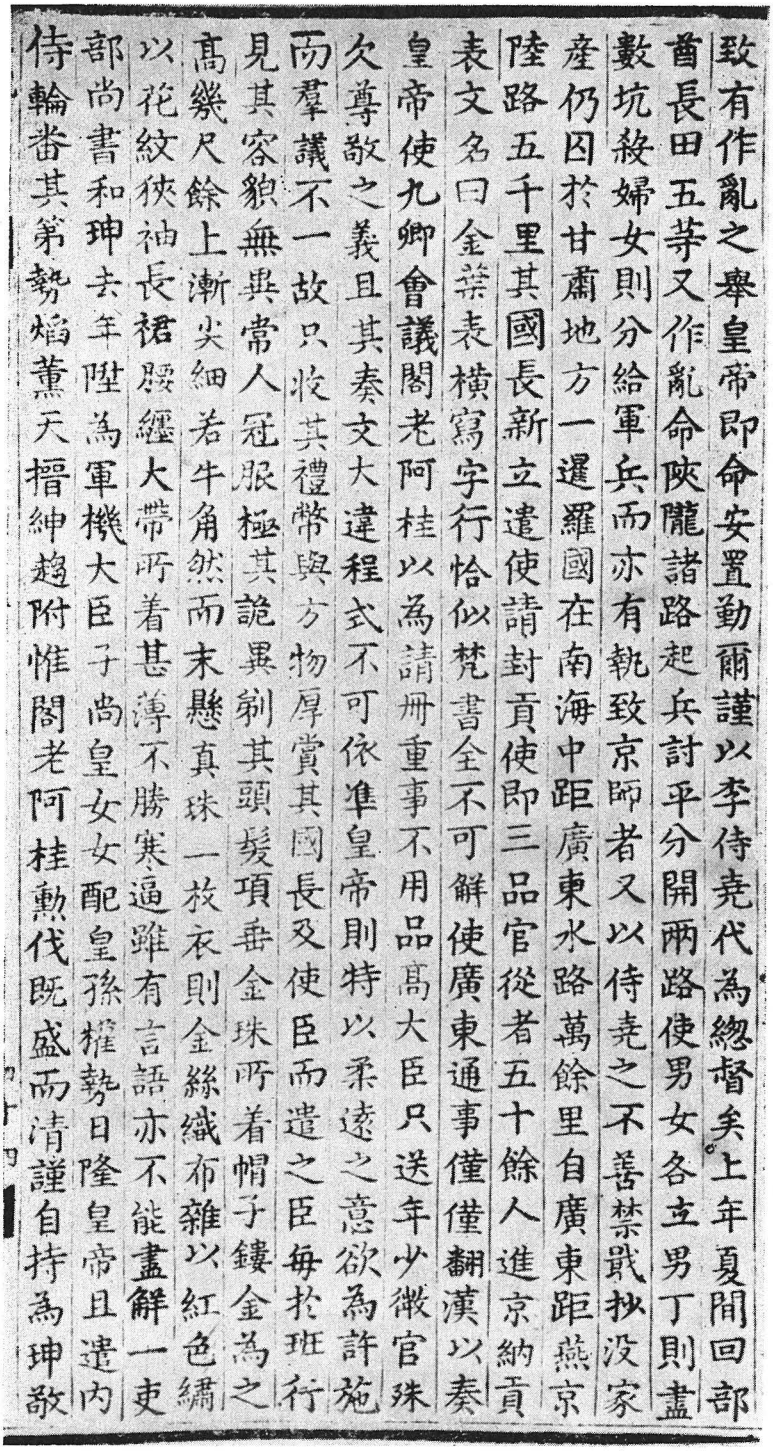
圖版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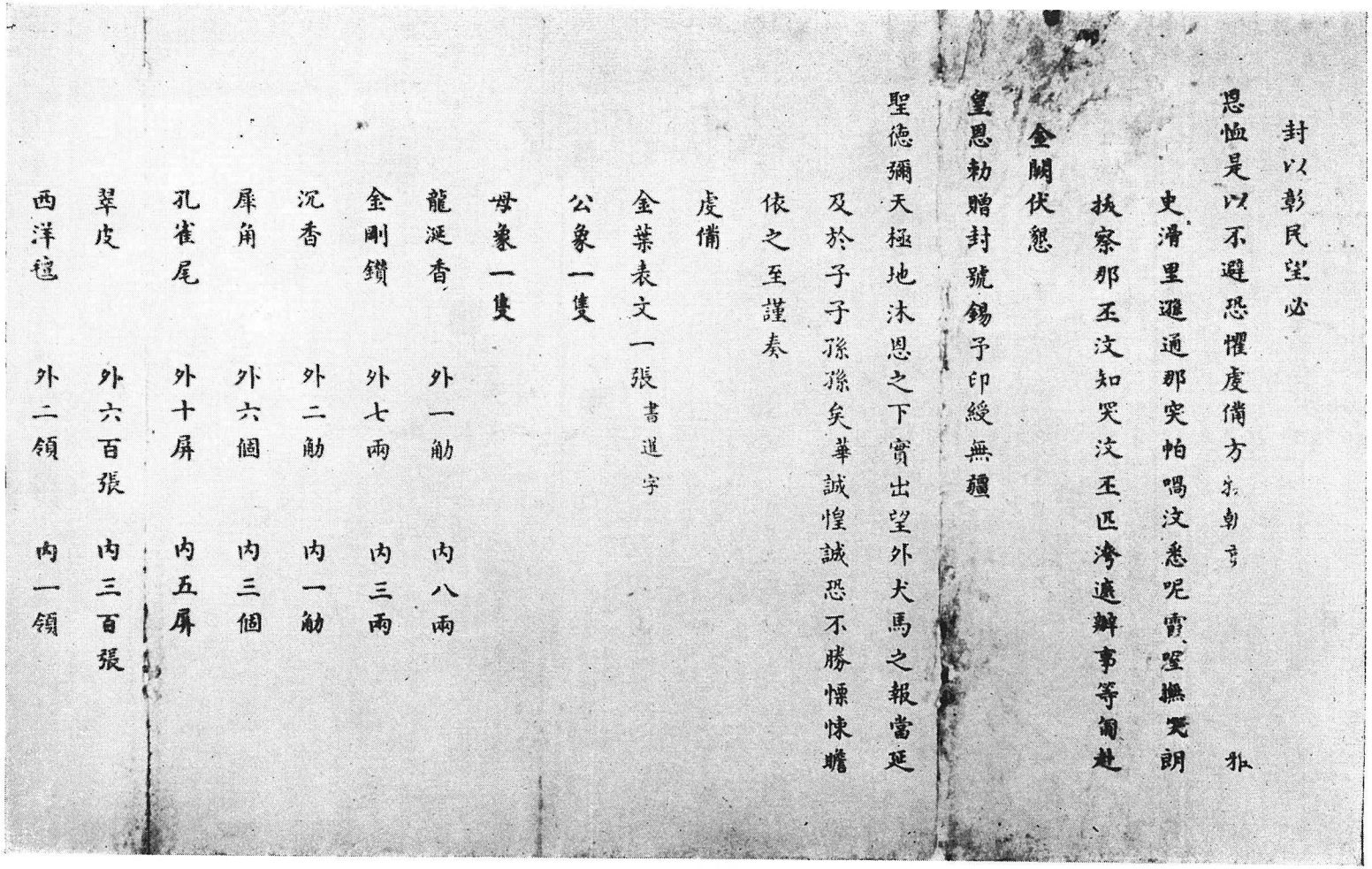
慶萬壽延祖孫兩舉千叟宴史策饒他莫並肩○漢字表文暹羅國長鄭華叩

首叩首上貢大皇帝陛下萬歲萬歲萬萬歲伏以皇恩浩蕩澤及遐荒聖德宏敷光臨海隅念故父任政暹羅遣使朝貢業蒙容納不勝榮幸何期更邀隆遇格外加恩懷遠屬國無微不照使華感激無地補報無門茲華繼嗣父業當續父志供奉貢典不敢少忽聿修厥職永效忠誠但華僻處海隅遐荒粗定今備方物來朝貢禮誠難合式俯思鴻慈鑑華悃忱必沾涵育茲謹虔備金葉表文公象一隻母象一隻龍涎香外一斤內八兩金剛鑽外七兩內三兩沈香外二斤內一斤氷片外三斤內一斤八兩犀角外六介內三介孔雀尾外十扇內五扇翠皮外六百張內三百張西洋氈外二張內一張西洋紅布外十疋內五疋象牙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樟腦外一百斤內五十斤降真香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白膠香外一百斤內五十斤大楓子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烏木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白荳蔻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蕈撥外一百斤內五十斤檀香外一百斤內五十斤甘蜜皮外一百斤內五十斤桂皮外一百斤內五十斤藤黃外三百斤內一百五十斤蘇木外三千斤內一千五百斤特差貢使帕史滑里那突朗喝汶悉呢霞喔撫突朗扶察那丕汶如突汶丕匹洛遮辦事暹赴恭進金闕懇蒙容納華不勝感激榮幸之至冒呈○謝恩正使朴

朝鮮正宗實錄內之暹羅國表文。


致有作亂之舉皇帝即命安置勤爾謹以李侍堯代為總督矣上年夏間回部
酋長田五等又作亂命陝隴諸路起兵討平分開兩路使男女各立男丁則盡
數坑殺婦女則分給軍兵而亦有執致京師者又以侍堯之不善禁戢拟没家
產仍因於甘肅地方一暹羅國在南海中距廣東水路萬餘里自廣東距燕京
陸路五千里其國長新立遣使請封貢使即三品官從者五十餘人進京納貢
表文名曰金葉表橫寫字行恰似梵書全不可解使廣東通事僅僅翻漢以奏
皇帝使九卿會議閣老阿桂以為請冊重事不用品高大臣只送年少微官殊
欠尊敬之義且其奏文大違程式不可依準皇帝則特以柔遠之意欲為許施
而羣議不一故只收其禮幣與方物厚賞其國長及使臣而遣之臣每於班行
見其容貌無異常人冠服極其詭異剃其頭髮項垂金珠所着帽子鏤金為之
高幾尺餘上漸尖細若牛角然而末懸真珠一枚衣則金絲織布雜以紅色繡
以花紋狹袖長裙腰纏大帶所着甚薄不勝寒逼雖有言語亦不能盡解一吏
部尚書和珅去年陞為軍機大臣子尚皇女女配皇孫權勢日隆皇帝且遣內
侍輪番其第勢焰薰天搢紳趨附惟閣老阿桂勳伐既盛而清謹自持為珅敬

朝鮮正宗實錄內之暹羅國使臣。



封以彰民望必
恩恤是以不避恐懼虔備方物敬
史滑里遐通那突帕喝汶悉呢霞堪撫咒朗
抶察那丕汶知哭汶丕匹淩遮辦事等領赴
金闕伏愬
皇恩勅贈封號錫予印綬無疆
聖德彌天極地沐恩之下實出望外犬馬之報當延
及於子子孫孫矣華誠惶誠恐不勝慄悚瞻
依之至謹奏
虔備
金葉表文一張書道字
公象一隻
母象一隻
龍涎香 外一觔 內八兩
金剛鑽 外七兩 內三兩
沉香 外二觔 內一觔
犀角 外六個 內三個
孔雀尾 外十屏 內五屏
翠皮 外六百張 內三百張
西洋氈 外二領 內一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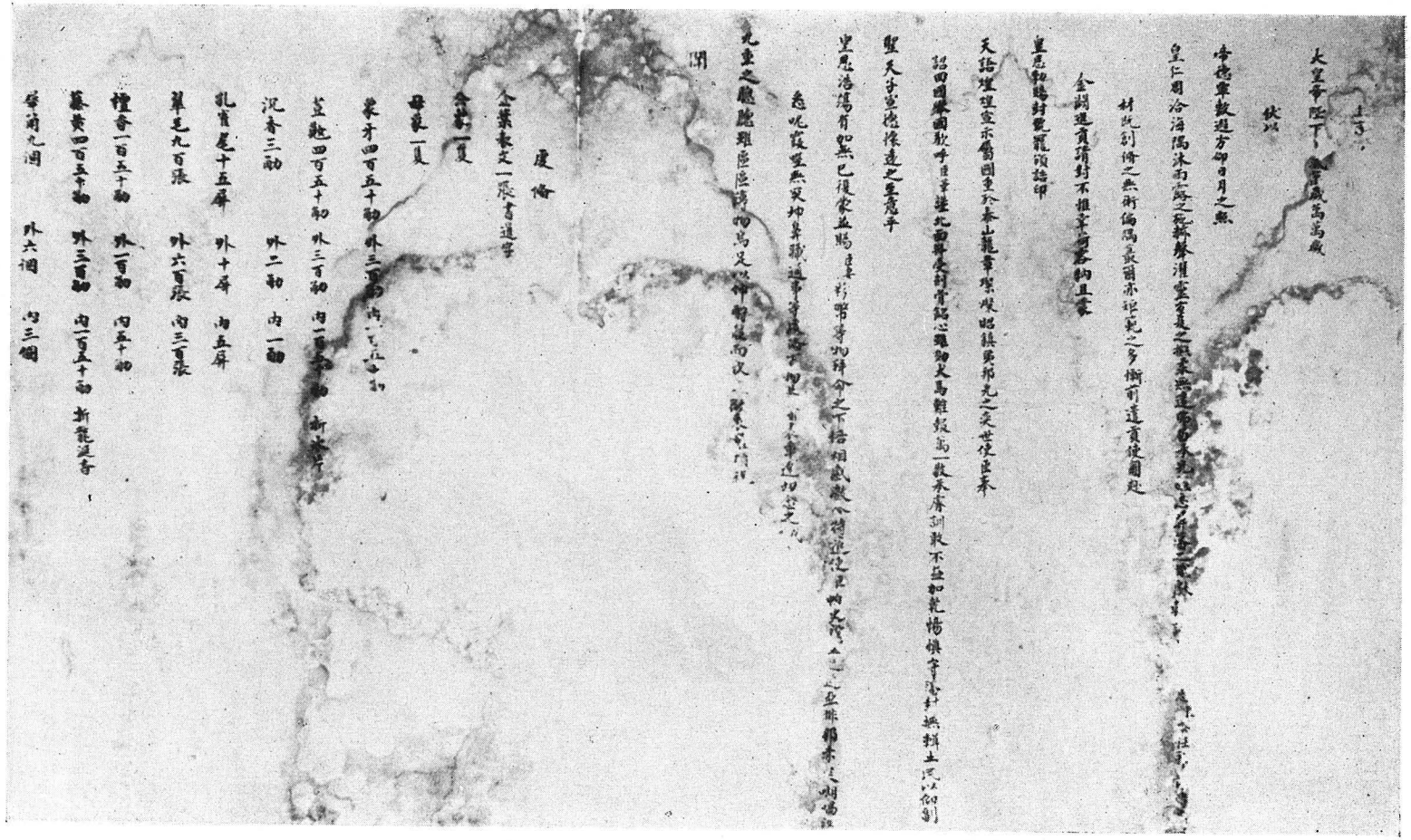
譯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八日暹羅國表文。紙地：縱二五·一公分，橫二四五·三公分(每面六行，橫一一·七公分)

西洋紅布　外十疋　內五疋
象牙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樟腦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降真香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白膠香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大楓子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烏木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白荳蔻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華撥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檀香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甘密皮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桂皮　外一百觔　內五十觔
藤黃　外三百觔　內一百五十觔
蘇木　外三千觔　內一千五百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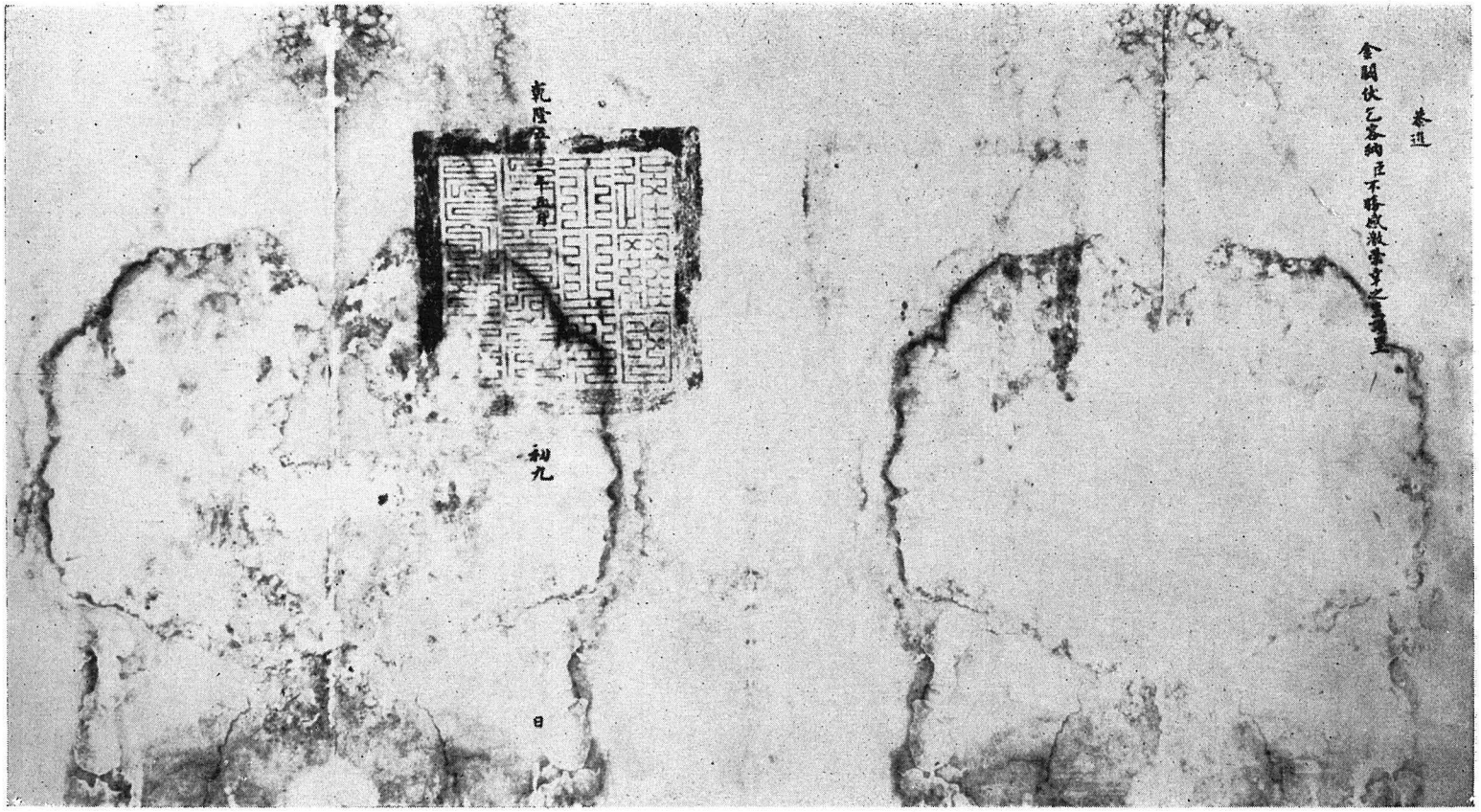
恭進

金闕恩蒙容納華不勝感激榮幸之至冒呈

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八日



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初九日遣羅國王奠華自譯黃紙漢字表文。紙地：縱三一·八公分，橫一五二·二公分。


乾隆
初九
日
奉旨
金關伏乞容納臣不勝感激零零之至謹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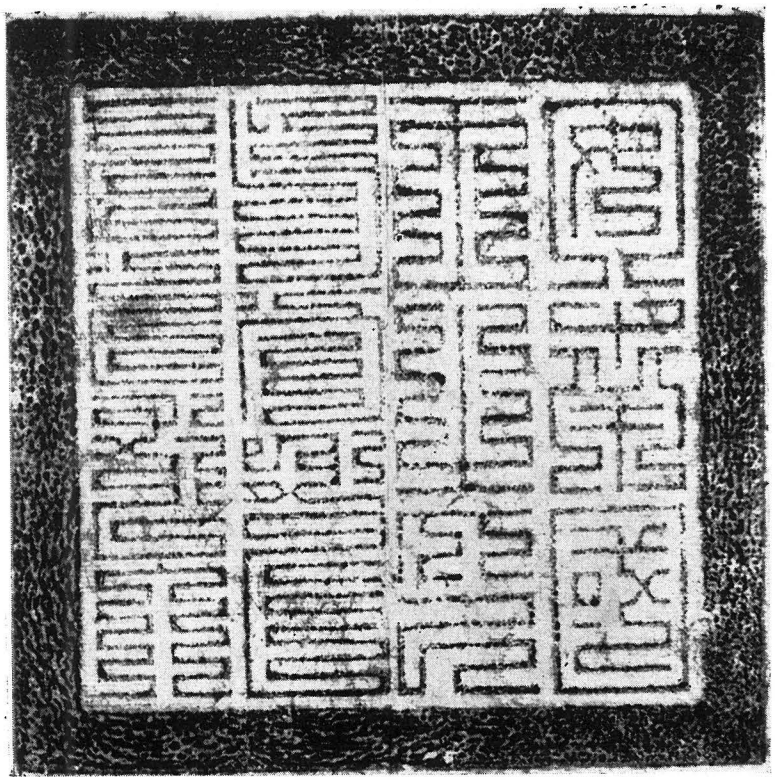


明代頒給的「朝鮮國王之印」。樣本：縱、橫俱各一〇·〇公分。至明初頒給暹羅的，其印文當與此式同，所不同的只朝鮮二字之異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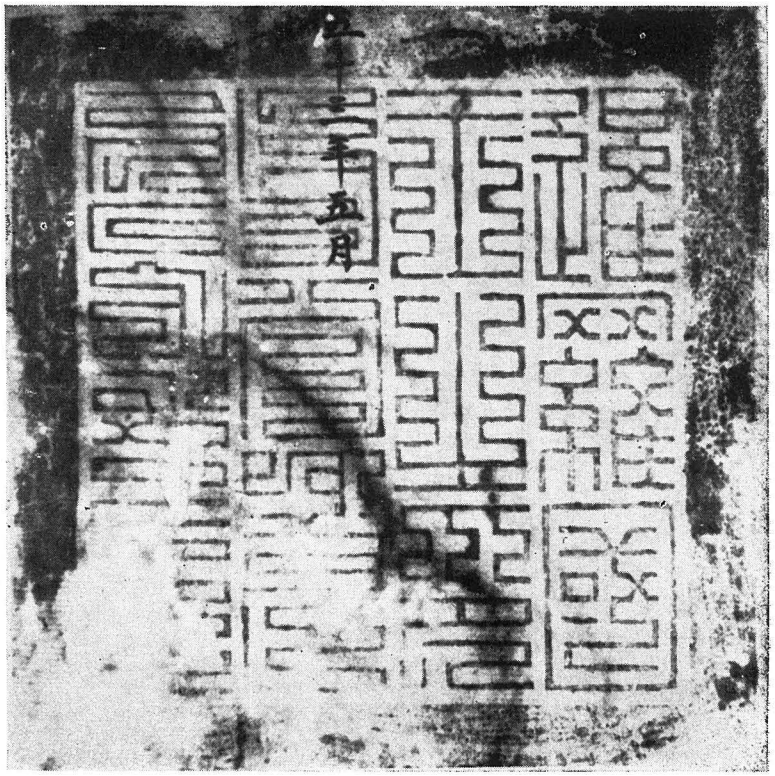
順治年頒給的滿漢字「朝鮮國王之印」。樣本：縱、橫俱各一〇·四公分。其他外國（包括暹羅）印文式樣同。此特指滿字而言。至漢字尤其是「國王之印」四字，則當以圖版陸爲定式，有如安南琉球等國的現證，皆是。

圖版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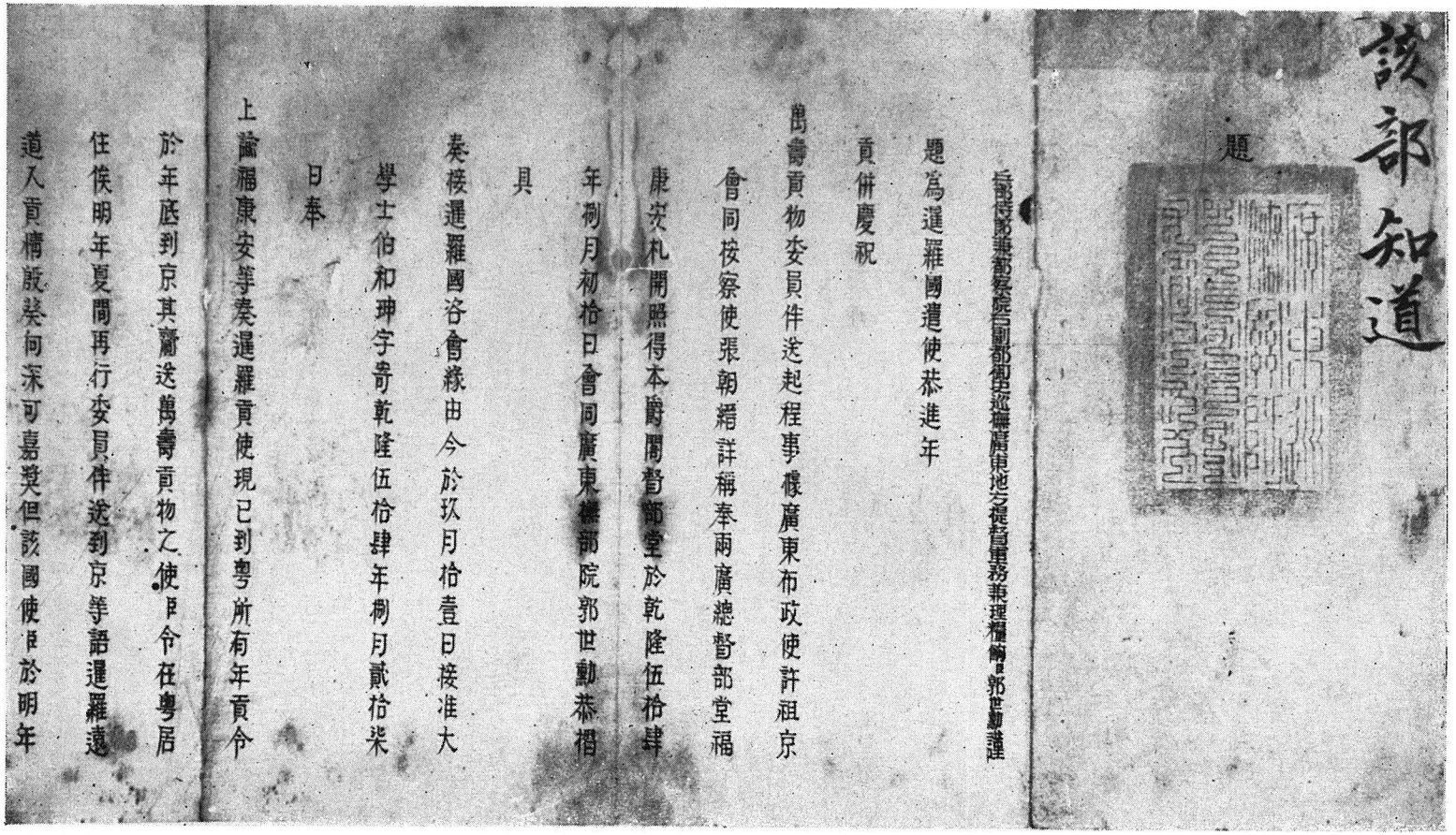


乾隆年改鑄改頒的滿漢字篆書「安南國王之印」。樣本：縱一一·三公分，橫一一·五公分。朝鮮琉球暹羅印文同。

圖版捌之二



乾隆年改鑄改頒的滿漢字篆書「暹羅國王之印」。樣本：縱、橫俱各一一·一公分。


該部知道
題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廣東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臣郭世勳謹
題為暹羅國遣使恭進年
貢併慶祝
萬壽貢物委員伴送起程事據廣東布政使許祖京
會同按察使張朝縉詳稱奉兩廣總督部堂福
康安札開照得本爵閣督部堂於乾隆伍拾肆
年捌月初拾日會同廣東總部院郭世勳恭摺
具
奏接暹羅國咨會緣由今於玖月拾壹日接准大
學士伯和珅字寄乾隆伍拾肆年捌月貳拾柒
日奉
上諭福康安等奏暹羅貢使現已到粵所有年貢令
於年底到京其齎送萬壽貢物之使臣令在粵居
住俟明年夏間再行委員伴送到京等語暹羅遠
道人貢情殷慕向來可嘉獎但該國使臣於明年

乾隆五十四年十月初二日廣東巡撫郭世勳題本。紙地：縱二三·六公分，橫五七二·八公分，
（每面六行，橫一一·八公分）。

夏間始起程進京未免在粵多耽時日福康安可
何其諭知如該使臣久住粵東或有稽候即所齎
萬壽貢使不妨令其一併於年底到京俟新正領
詔時同伸叩祝已足以展其祝嘏之誠俾及早回
國如該使臣必欲於明歲語閒屆期慶祝仰瞻王
會之盛亦聽其便祇須扣算日期令於柒月貳拾
以外到京方為妥善將此由五百里諭令知之欽
此又奉廣東撫部院郭世勳札行同前事仰司
奉此依經轉行欽遵查照併檄行廣州府轉飭
查明造冊詳報去後茲據廣州府申據署南海
縣知縣周克達署番禺縣知縣史藻詳稱據委
員南海縣河泊所大使田本番禺縣河泊所大
使韓勇泰申報正貢船已抵省河恭起
表文方物敬謹安置業蒙兩院率同在省司道各
官於玖月貳拾肆日恭驗在案其壓舍貨物亦
起貯如順行內併造繳各冊到縣隨據貢使丕
雅史滑里遜通那突等稟稱使等齎捧
表文方物年貢所有另備慶祝
萬壽貢品原俟明年夏間起程進京茲蒙
大皇帝諭旨垂恤遠番令一併於年底到京俟新正
頒詔時同伸叩祝俾得及早回國

恩慈優洽感戴難名使等敬謹遵

旨將

萬壽貢物隨同年貢擬於乾隆伍拾肆年玖月貳拾

陸日一併起程赶副新正朝

賀恭展祝

睿之杭至現在進京員役實共貳拾壹員名餘留在

粵看守貢船俟使等京旋一同回國所有起程

日期理合具乞轉詳等情到縣理合造冊轉請

題報等由連冊繳府據此該廣州府知府張道源

覆核照詳備造各冊其方物冊內開恭進

皇上方物番字金葉表文壹道漢字表文壹道表文

亭壹座龍涎香拾兩金剛鑽柒兩沉香貳斤上

氷片壹斤中氷片貳斤孔雀尾拾屏翠皮陸百

張犀角陸個象牙叁百斤白豆蔻叁百斤藤黃

叁百斤大楓子叁百斤降眞香叁百斤白膠香

壹百斤樟腦壹百斤檀香壹百斤蘇木壹百斤

甘密皮壹百斤土桂皮壹百斤西洋毯貳領西

洋紅布拾疋烏木叁百斤蘇木叁千斤恭進

皇宮方物龍涎香伍兩金剛鑽叁兩沉香壹斤上氷

片捌兩中氷片壹斤孔雀尾伍屏翠皮叁百張

犀角叁個象牙壹百伍拾斤白豆蔻壹百伍拾

斤藤黃壹百伍拾斤大楓子壹百伍拾斤降眞
香壹百伍拾斤白膠香伍拾斤樟腦伍拾斤檀
香伍拾斤單發伍拾斤甘蜜皮伍拾斤土桂皮
伍拾斤西洋毯壹領西洋紅布伍疋烏木壹百
伍拾斤蘇木壹千伍百斤又冊開恭進
皇上萬壽方物壽觴拾對沉香拾斤紫膠香伍拾斤
水片貳斤燕窩拾斤犀角玖個重拾斤象牙玖
枝重貳百斤過大海壹百斤哆囉呢肆疋又冊
開
表亭上架用夫捌名
表亭下架用夫肆名龍涎香沉香水片金剛鑽犀
角用大箱貳個夫肆名西洋毯叁領用大箱壹
個夫貳名孔雀尾拾伍屏翠皮玖百張用小箱
壹個夫壹名象牙肆百伍拾斤用大箱肆個小
箱壹個夫玖名西洋紅布拾伍疋用大箱壹個
夫貳名降眞香肆百伍拾斤用大箱肆個小箱
壹個夫玖名檀香壹百伍拾斤用大箱壹個小
箱壹個夫叁名樟腦壹百伍拾斤用大箱壹個
小箱壹個夫叁名白膠香壹百伍拾斤用大箱
壹個小箱壹個夫叁名大楓子肆百伍拾斤用
大箱肆個小箱壹個夫玖名白荳蔻肆百伍拾

斤用大箱肆個小箱壹個夫玖名革殼壹百伍
拾斤用大箱壹個小箱壹個夫叁名甘蛮皮壹
百伍拾斤用大箱壹個小箱壹個夫叁名桂皮
壹百伍拾斤用大箱壹個小箱壹個夫叁名藤
黃肆百伍拾斤用大箱肆個小箱壹個夫玖名
烏木肆百伍拾斤用夫玖名蘇木肆千伍百斤
每百斤用夫貳名共用夫玖拾名又恭進
萬壽貢品燭貳百斤用大箱貳個夫肆名沉香拾斤
水片貳斤犀角玖個用小箱壹個夫壹名燕窩
拾斤哆囉呢肆疋用小箱壹個夫壹名紫膠香
伍拾斤用小箱壹個夫壹名象牙貳百斤用大
箱貳個夫肆名通大海壹百斤用大箱壹個夫
貳名以上共用大箱叁拾個每個用夫貳名
小箱拾伍個每小箱貳個用架壹副每副用夫
貳名共用夫捌拾伍名烏木蘇木共夫玖拾玖
名
表亭上下架共夫拾貳名通共夫壹百玖拾陸名
正貢使丕稚史滑里避通那突副貢使帕窩汉
悉呢噯喔撫突叁貢使朗拔察那丕汶知突肆
貢使文丕匹湾應辦事正通事官謝上金番書
記乃司漢書記鍾英番醫生乃英番吹手乃氈

乃美棱乃孔乃發乃美番漢跟役乃春乃永乃
嗎乃律乃汶乃坎民乃里王成以上共貳拾壹
員名貢使渭事官伍員每員行李衣箱貳擡共
計拾擡每擡夫貳名共夫貳拾名貢使肆員通
事壹員共伍員每員廩給壹分每分銀壹錢共
廩給伍分每員坐馬壹匹共馬伍匹番書記漢
書記番醫生番吹手伍名番漢跟役捌名共壹
拾陸名每名口糧壹分每分銀伍分每名馬壹
匹以上計廩給伍分口糧壹拾陸分馬貳拾壹
匹水路共用河舡柒隻每隻水手肆名夫捌名
共用水手貳拾捌名夫伍拾陸名廣東伴送貢
官貳員夫拾陸名馬肆匹等由造冊到司該廣
東布政使許祖京會同按察使張朝縉查看得
暹羅國王鄭華遣使丕雅史滑里遜通那突等
齎捧
表文方物來廣呈進年
貢併慶祝
萬壽貢業蒙會題奏
聞欽奉
諭旨允准並令一併於年底到京遵經轉飭地方官
欽遵辦理茲據廣州府申據南海番禺貳縣詳

報暹羅國恭進

表文方物先經敬謹安置驛館已蒙於玖月貳拾肆日恭驗其正貢船壓舱貨物亦據起貯行內造冊呈徵前來本司等伏查暹羅國進貢定例船不過叁人不過百今正貢船內除貢使番役外實商梢玖拾玖名與例相符查該國進貢原屬正副貳船據稟副貢船隻因風收泊新寧縣屬海面船身損壞現需修葺尚未到省該貢使等謹遵

諭旨將

萬壽貢品隨同年貢一併起程赴副年底到京得與

新正朝

賀恭展祝

暇之忱其進京員役共貳拾壹員名分晰造冊呈送

餘留在粵看守貢船至副貢船隻俟催令修整完竣抵省之日再行備造商梢姓名壓舱貨物各冊另詳咨報外仍請照例先令回國所有進

京員役貳拾壹員名需用夫馬船隻廩糧照例

頒給勘合應付詳委廉州府同知張肇祥督標

前營守備莊騰飛伴送貢使赴京據報於乾隆

伍拾肆年玖月貳拾陸日自廣東省城起程相

應造冊詳繳伏候會核具

暹再查暹羅國進貢正副貢船各壹隻壓倉貨物

例應

題請免稅今正副貳船壓舍貨物應請照例免其

徵稅所有留粵看守貢船梢目人等應令晝夜

提管船隻毋許別往候貢使事畢核省之日一

同回國又副貢船回國日期及買回壓倉貨物

候查明另行造冊詳請咨送合併聲明等由到

臣據此該臣看得暹羅國王鄭華遣使正雅史

滑里遜遏那突等齎捧

表文年貢方物及恭祝

萬壽貢物來廣經臣等會摺奏

聞欽奉

諭旨暹羅貢使到粵年貢於年底到京其萬壽貢使

於明年夏間始起程進京未免多耽時日可向其

諭知不妨一併於年底到京俟新正頒詔時同伸

祝賀俾及早回國欽此欽遵經臣等傳喚該使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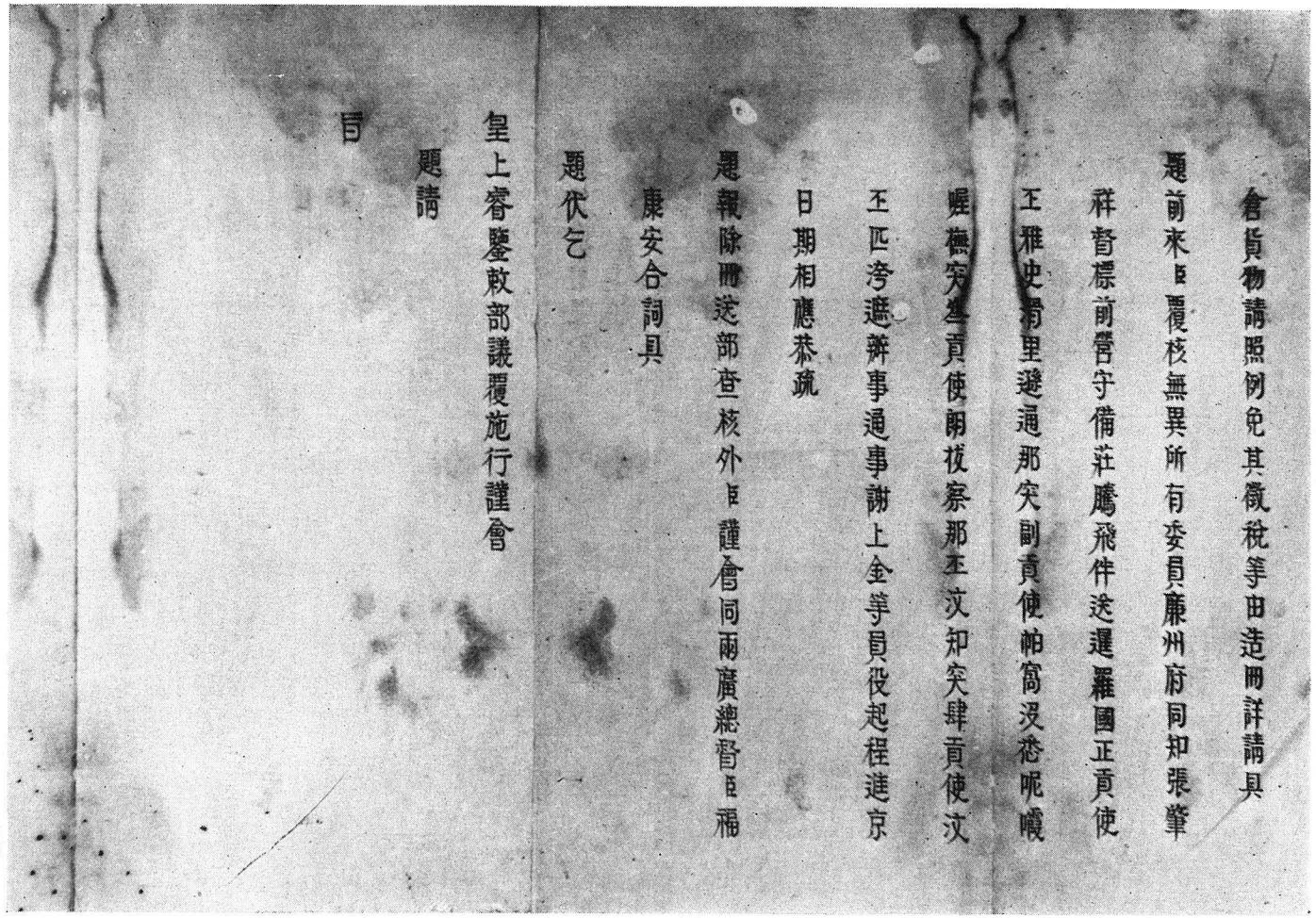
宣示

恩旨遵於本年一併進京等情恭摺覆

奏在案茲據廣東布政使許祖京會同按察使張

朝綰詳稱暹羅國進貢

表文方物敬謹安置已蒙於玖月貳拾肆日恭驗
其正貢船壓舍貨物亦據起貯行內伏查遷羅
國進
貢定例船不過叁人不過百今正貢船內除貢使
番役外實商梢玖拾玖名與例相符查該國進
貢原屬正副貳船據稟副貢船隻因風收泊新
寧縣屬海面現需修葺尚未到省該貢使等謹
遵
諭旨將
賜壽貢品隨同年貢一併起程赴副年底到京得與
新正朝
賀恭展祝
覆之帆其遷
廣員役共貳拾壹員名分晰造冊呈送
餘留在粵看守貢船至副貢船隻俟修竣抵省
再行備造商梢姓名壓舍貨物各冊另詳咨報
仍請照例先令回國所有進京員役貳拾壹員
名需用夫馬船隻廩糧照例填給勘合應付詳
委廣州府同知張肇祥督標前營守備莊騰飛
伴送貢使赴京據報於乾隆伍拾肆年玖月貳
拾陸日自廣東省城起程併聲明正副貢船壓



倉貨物請照例免其徵稅等由造冊詳請具
題前來臣覆核無異所有委員廉州府同知張肇
祥督率前營守備莊鷹飛伴送暹羅國正貢使
王舅史哥里遜通那突副貢使帕窩沒恋呢曦
喔嘛突等貢使明枝察那王汶知突肆貢使汶
王匹洛遜辦事通事謝上金等員役起程進京
日期相應恭疏
題報除咨送部查核外臣謹會同兩廣總督臣福
康安合詞具
題伏乞
皇上睿鑒敕部議覆施行謹會
題請
旨

